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八月九日　　·每份售壹萬元·

第二卷 第廿四期　　再版

專論

艱難·風險·沉着　　儲安平

試論美國的「中韓調查團」及我國的反應　　吳世昌

中國歷史的悲劇（下）　　賀昌羣

國共問題何以不能和平解決的追索　　陳彥

琉球應歸還中國　　萬光

歐洲通信

烽火四起的「法蘭西聯合」　　本刊特約駐歐記者

討論

所謂親帝反蘇　　傅雷

觀察通信

一樣爭民主·多樣的方式（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從粵漢路慘案看中國的公共事業（廣州通信）　　鄧嗣禹

今日的開灤煤礦（天津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週末閒欄

養士教育的窮途　　陳孝禪

文藝

一個冬天的黃昏　　金隄

本刊第二卷目錄索引·本刊第二卷作者索引

讀者投書

吊俞再麟之死

編輯先生：北票煤礦工務處長中國有數之煉焦專家俞再麟氏於七月一日共軍攻入北票時爲人殺死。此誠工程界之不幸。然其致死的原因，至今似還是一個謎。北票當局及其他任何人皆不曾說他被中共殺死。理由很簡單：中共如認爲他爲國民黨工作，儘可如殺聚歛法幣千餘萬元之職工處長一樣，宣佈罪狀，在工人面前將他殺死。如認爲他是一個專家，那末現在他既已在中共勢力之下，儘可迫他爲他們工作。也不會偷偷地將他殺死。多感的新聞記者因而想到他是待工人護嚴，爲工人所害。但據他的至友說他簡直好像一個老太婆，絕對不會爲工人懷恨的。事後據錦州來人說，他的死，即其同事職工處長的賜予。北票煤礦總經理一向不在礦，危急時職工處長以私人聚歛之款，不能運出，拒絕同人向錦撤退。他們間已有摩擦，他怕事洩漏祕密故先發制人。果然，一個學科學的人，盡了數十年的心血去研究，不能爲國家用，不能爲人民謀福，而死在這種可惡可怕的人面獸心的黑暗社會裏，確實太可悲了！吊俞氏之餘，對我們這羣學科學的人不禁有無限感想。

曹雯明　七月十八日　阜新

在焦慮中的河大

編輯先生：在六一的大逮捕後，不少的同學們便悄身潛隱，逃到異地或返回故里，少數不能走的留校同學則更是噤若寒蟬，對一切事件均不輕致微詞。這短短的五十日中對同學們又像多麼的漫長，每日無不是在顫慄中過着生活，不輕易講話，不隨便發論，於是同學位子上便有了不少謹言愼行的座右銘，這堂堂的國立河南大學便浸浴在無聲的寂寞裏。

六月十五號前後的審詢中，政府認爲無罪的便邀大幸而被釋放了。到現在爲止，被政府確認有嫌疑而捕捉的七十多位同學，已經釋放了五十餘位，留下的十八位仍然吃着每月十八萬元國家的公費。

而這些大蒙國恩的同學們可免不了校罰。據可靠方面傳訊，目前校方正忙於「整頓校風」，不成問題的是曾有違國法的這七十多位一定在被整頓之列，而整頓又分退學、革除、休學、留級、……到底誰受哪種處罰？誰也不知道。

這次整頓範圍甚廣，不但是吃十八萬公費者（在警務處押着的同學每月伙食爲十八萬），而且與這些有關者也均在整肅之內，在任何時間你都可以聽到兩人悄聲互詢，你有關係嗎？不知道？你呢？那自然也不知道。

早即盛傳解職教授的消息，一週前證實了，教授會主席的馬戰五，教育系主任的陳鐘凡，國文副教授張道源，訓導員王靜波，均得另行高就。

對這次教授的解職，同學們大多是抱着沉默，然而在一個三五友人的談話處，總可聽到「這些教授們有罪嗎？」「他們違犯了什麼校章？」……

七月的沙城是煩悶的，這煩悶尤其明顯的表現在河大。

林楓　七月廿五日　河大

憲警私鬥

編者先生：這次上海的憲警私鬥，眞勇敢極了，連我們遠在南京的人，都爲之驚佩不已。國家出錢養他們；是要他們維持治安，他們的本領除了捕教授捉學生外，現在最精彩的一事便是自相殘殺，以維持治安！

李俊謨　七月卅一日　南京

我們要的是和平

編輯先生：本月五日曾寄一航信，想已收到。近讀關於學潮的大作數篇，不但因此看到了國內的黑暗情形，且對於敢言勇士如先生者，更加深其了解與欽敬。特再作此短箇，以表贊成。又數日前曾擬寫一文「我們要的是和平，不是任何一黨的專政」，方寫了數百字，忽接「觀察」十六期，得讀吳世昌先生的「論和平問題」，所論不期與我的意見與看法，完全符合，（自然我還沒有那麼充實的材料，也寫不到那麼好），請代向吳先生致敬，且代謝謝他，免了我揮汗作文之苦。……

陳衡哲　七月十六日　赤橋麋城

廣告而已

編者先生：七月二十日出版的人物雜誌有一篇『觀察「觀察儲安平」』這是我們看見批評　貴刊編者的第二篇文字，以前有一篇是青年黨黨報中華時報的「儲安平的進步」都是一類貨色。但青年黨黨報那篇刊在副刊裏，人物雜誌却在封面上用黑體大字排印，這使我想起了魯迅先生的話：『嗚呼，魯迅魯迅，天下多少廣告，皆假汝之名以行！』那位批評的「人物」又害怕讀者指摘，小心翼翼的在文末加一條註道：『本文於一九四七、五、廿在上海脫稿，其時學潮尚未連續發生，亦尙未讀到安平教授有關此類問題的宏論』，伏此一筆，那篇大作，除了廣告作用以外，還剩下些什麼，可想而知了。

黃修敬　七月卅一日　上海

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

編輯先生：記得往年國共雙方和談，曾提有軍隊國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最高原則。因一般人士，喜用主觀的解釋，總認爲這些原則，像空頭支票，不能兌現，所以和談也未成功●倘若現在我們用客觀的解釋，實在國共雙方的當局，對這些原則，都早已履行諾言，併且做到「純青火候」。怎樣見得呢？軍隊，自然包海陸空說。國家，就是法王路易十四說的「朕即國家」。化，新術語的助詞，像自動化，尖銳化等是。（下轉23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冊四千元。
訂閱：平寄先付四萬元 掛號航空先付五萬元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廿四期
三十六年八月九日

本期作者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賀昌羣：中央大學史學系主任
陳彥：（投稿）
孔光：（投稿）
傅雷：
鄧嗣禹：美國芝加哥大學副教授
陳孝禪：社會教育學院教授
金隄：北京大學助教

艱難·風險·沉着

——本刊第二卷報告書

儲安平

我們以愉快的心情宣佈：本刊第二卷業已出齊。本社社例，每卷出完後，休息兩週，以爲同人整理之需。第三卷第一期定八月三十日出版。

這半年是一段風暴的日子。無論經濟環境或者政治環境，都使我們如履薄冰，兢兢業業。祇是我們雖然精殫力竭，然而心情卻極寧靜。我們既爲祇有以單純始能應付複雜，以沉着始得克服困難。我們能夠撐過這段日子，應歸功於作者的支持，讀者的愛護，和本社同人的合作。

開支

我們仍當先從業務方面說起。這半年使我們最透不過氣的，就是各種開支的激增，紙成爲目前本刊最大的一筆支出，在每期成本中佔到百分之四十左右。在第一卷結束時，紙價尚未超過五萬元一令；但到第二卷第一期付印時，紙價狂漲到每令十五萬元之左右；在短短的半個月內，紙價的上漲竟達三倍以上。二卷一期以後，紙價繼續上漲，自十五萬到二十萬、二十五萬、三十萬，目前則在三十二萬元左右；較之第一卷結束時，紙價上漲八倍。本刊是一個純粹民營的刊物，既無政治集團在後指使，亦無經濟集團在後支持，平時用紙都是向市上紙商零購的，因之紙價激漲，對於本刊實爲一種難於忍受的打擊。

排印工及裝訂工一再漲價，上漲的比率也不在紙價之下，其統計如左：

種類	二卷一期起	二卷十期起	二卷十五期起
五號字排工（千字）	一萬八千元	二萬四千元	四萬三千元
六號字排工（千字）	二萬一千元	二萬八千元	五萬元
印工（每令）	三萬二千元	四萬三千元	八萬元
封面印工（千頁）	一萬一千元	一萬五千元	二萬七千元

訂工（每冊）	
二卷一期起	四十九元三角
二卷六期起	五十九元
二卷十期起	七十八元五角
二卷十三期起	八十八元五角
二卷十七期起	一百十五元
二卷二十二起	一百卅一元六角

本刊每期出版，例在上海大公報封面地位刊載廣告一次。二卷一期出版時，大公報的廣告費每行僅二萬六千元，現在則漲到每行七萬元。本刊稿費二卷一期時千字一萬至一萬二千元，現在提高到千字三萬至四萬元。本社同人的薪金，現在較之二卷一期

出版時，亦提高至百分之二百以上。檢查上列數字，本刊各種開支，二卷結束時較之二卷開始時，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五十以上。而本刊的售價，二卷一期時爲一千五百元，現在爲三千元，僅增一倍。在第一卷中，我們還經常保持兩頁地位的廣告，藉以增加本社的收入。自第二卷起，因爲要增加文字的容納量，廣告所佔的篇幅，已自二頁減爲一頁，甚至連一頁也沒有，所以本刊目前廣告收入，已降至微不足道的地步。

銷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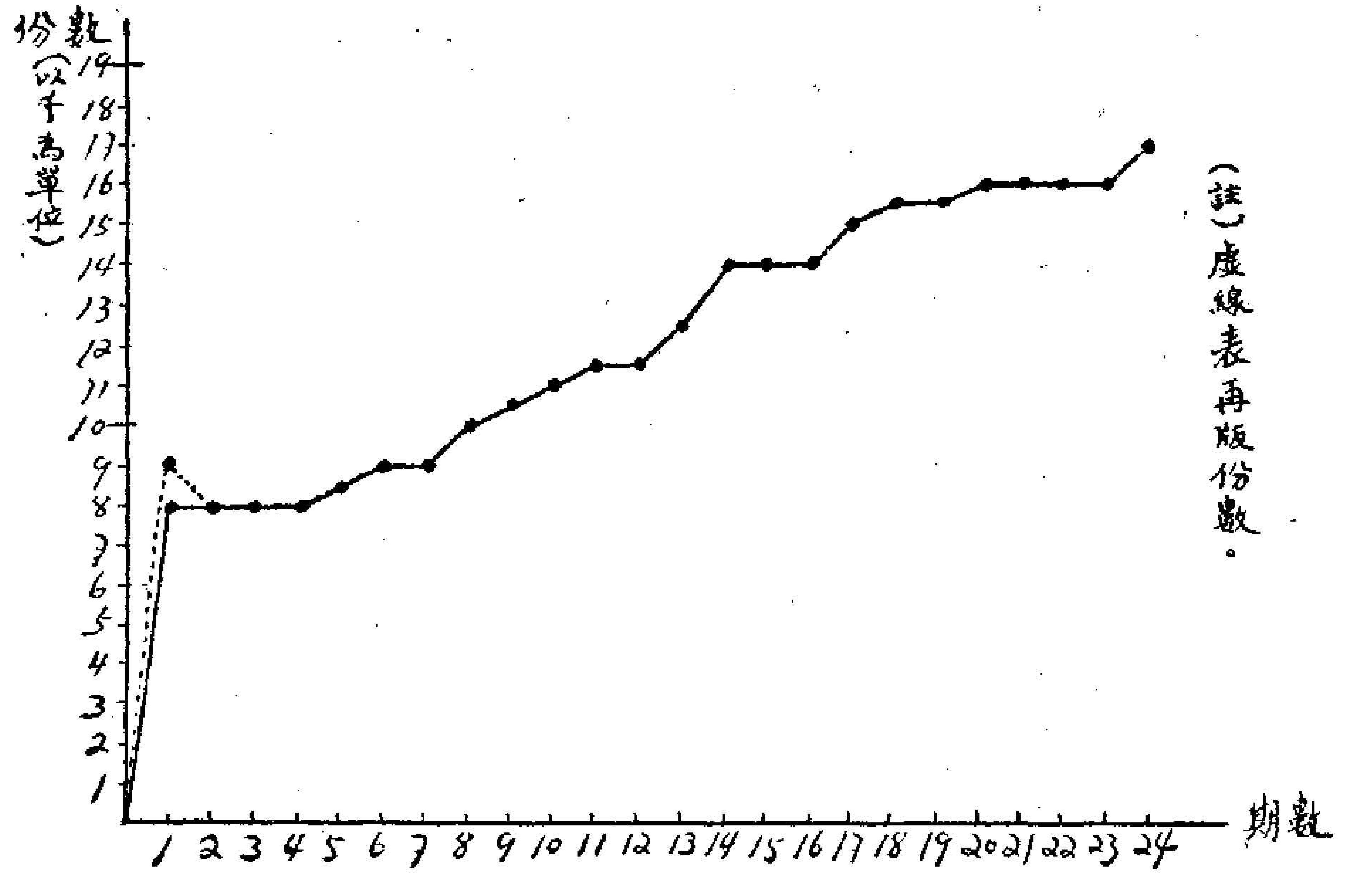
然而我們能夠在這樣困難的情形下支持下去，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銷路的增加。我在第一卷報告書中曾經提到，當我們創刊號試印五千份時，卽使是我們最關切的朋友，甚至亦懷疑本刊是否能夠銷行到三千份。當我們後來印到一萬份時，在出版界中有經驗的朋友們，一致承認我們單在這方面，已經是一種成功。因爲照一般估計，像我們這樣一種刊物，銷行到一萬份幾已達到了它「可能的發行數」。我們自然希望銷路向上加，但也不敢存太大的希望。因爲我們深切瞭解當前的環境太艱難，許多條件都是不利於像我們這樣一個刊物的發展的。從政治環境說，本刊是一個政論的刊物，許多意外的阻礙自在意料之中。就教育程度說，本刊是一種高級刊物，自不能像軟性刊物之那樣易於吸引讀者。就經濟情形說，現在一般讀者的購買力非常薄弱，特別是公教人員和學生，而本刊的讀者，公教人員和學生佔很大的比率。再從業務環境說，交通如此困難 郵資一再加價，都是影響刊物的發行。祇是種種不利的情形雖如上述，而實際上，第二卷本刊的發行數，始終在很穩健的增加狀態之中。本刊第一卷最高印到一萬份，其後降到七千份，其中原因曾詳第一卷報告書(一卷二十四期)。所以二卷一期出版時，我們很謹愼地祗印八千份(其後再版一千份)。因爲第一卷時期，各地同業拖欠的貨款太多，所以自第二卷起，採用「現批」政策，不先匯款來的，卽不發刊。又因爲第一卷時期，印數與實銷數常常脫節，故自第二卷起，嚴密管理，印數多少，純視實際需要，決不多印，以減浪費。就在這樣發行緊縮印刷緊縮中，本刊的發行額仍然逐步上升。到二卷十一期，已從八千份升至一萬一千五百份。二卷十三期因有評論學潮的文字，我們放胆增印至一萬二千五百份，二卷十四期印至一萬四千份。實際上，我們雖然增印至一萬四千份，但仍不敷市場上的需要。別處不詳，單在上海二卷十三、十四兩期，都是在出版後兩天之內全市搶購一空的。二卷十四期後，發行數繼續增加。至二卷二十期，增印至一萬六千份。二卷二十一期發行時，一萬六千份已不敷分配，但因郵資加價及售價加價的原因，我們採取保守態度，暫不增印，以覘外埠各地發行的反應。迄至本期，復增印至一萬七千份。茲將第一卷各期再版數暨第二卷各期發行數列表如左：

第一卷	第一期	四版	八百份
	第二期	五版	七百份
	第三期	四版	七百份
	第四期	三版	六百份
	第五期	三版	六百份
第二卷	第一期	初版	八千份
		再版	一千份
	第二期		八千份
	第三期		八千份
	第四期		八千份
	第五期		八千五百份
	第六期		九千份
	第七期		九千份
	第八期		一萬份
	第九期		一萬零五百份
	第十期		一萬一千份
	第十一期		一萬一千五百份
	第十二期		一萬一千五百份
	第十三期		一萬二千五百份
	第十四期		一萬四千份
	第十五期		一萬四千份
	第十六期		一萬四千份
	第十七期		一萬五千份
	第十八期		一萬五千五百份
	第十九期		一萬五千五百份
	第二十期		一萬六千份
	第二十一期		一萬六千份
	第二十二期		一萬六千份
	第二十三期		一萬六千份
	第二十四期		一萬七千份

實際上，在發行方面，由於種種限制，我們並沒有能夠達到最大限度 第一、我們爲穩紮穩打起見，採取「現批」政策，凡不先匯款來的，我們一律不批。或者匯款已完而未續匯的，我們卽停止寄刊。此種辦法，雖然穩，但亦勢必因此放棄了一部分市場。第二、我們規定貨是不能退的，因之各地同業實際可以銷一百册者，也祗願批七十册或八十册，這個情形也大大減低了我們可能的發行數。第三，有少數地方的同業，高抬本刊售價。據我們所知，當本刊售五百元時，貴陽昆明一帶已售一千五百元，本刊售一千元時，貴陽售八千元一册。此種情形，對於當地的讀者因爲極大的剝削，對於本刊的銷路，也有不良影響。第四，在若干地方，本刊遭受不合理的壓迫，如長沙、衡陽、芷江、濟南、太原、三原、建甌、瀋陽等地，本刊均被禁售；對於本刊當然也是一種打擊。

在發行上，本刊最大的一個特色是分佈普遍，關於這一點，今日國內恐怕沒有一個刊物甚至一個報紙，可以和本刊比擬，平津出版的刊物大都偏促于華北東北一隅，上海一般刊物的銷行，亦多以京滬東南一帶爲主要市場。我們很難相信蘭州、成都、貴陽、昆明的讀者能看到上海的申報新聞報。大公報有上海、天津、重慶三版、三版若合爲一體，其分佈之廣，便約與本刊相似，但若三版各自分開，我們便

第二卷各期發行曲線



雖相信台灣的讀者能看到重慶大公報，昆明的讀者能要看到天津大公報，西康的讀者能看到上海大公報，本刊雖在上海發行，但其分佈並不限於東南一隅；以京滬杭爲中心的東南一帶，在本刊的發行額中，僅佔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都是分佈在華北、華中、華南、及西南西北各地的。這是本刊在中國出版界中最特殊的一個情形。

定戶

直接定戶是一個刊物最基本的讀者，也是最忠實的讀者。每一個刊物都希望獲得更多的直接定戶，在鞏固刊物發行的基礎。當本刊第一卷結束時，我們曾經進行過一次徵求定戶的工作。我們的辦法是，在平時不零零碎碎的徵求定戶，到每卷結束時，才徵求一次。我們所以如此，一則本社同人平時很忙，已抽不出時間向此方面努力；二則零零碎碎的徵求定戶，看不出徵求的成績，集中一次做，容易看出徵求的結果；三則舊的一卷業已結束，新的一卷即將開始，在心理上這個時期最適合徵求定戶。上次我們徵求定戶，大體上向兩個方面進行，一是我們想經過本刊撰稿人的幫助，在各學校徵求一批學生新定戶，二是我們籲求本刊原有的直接定戶，就他們的同學、同事、朋友、親戚之中，替我們介紹幾個定戶。我們最初對於前一方面懷有很大的期望，因爲本刊撰稿人遍佈國內各大學，他們對於本刊大都關切，假如得到他們的幫助，我們以爲可以徵求到一批新的學生定戶。不料事實與理想相反，這一方向徵求的結果，幾乎可以說是全面的慘敗。無論在那一個大學，我們都沒有能夠得到任何收穫。這事實使我們第一次開始瞭解：今日一般學生是生活在何等貧窮之中。各方面的消息都說學生沒有錢定閱刊物。那時我們定閱還祇先收二萬元。二萬元在當時充其量祇合到戰前的一塊錢。我們很難相信，在戰前，大學的學生竟會拿不出一塊錢。然而現在，大學生拿不出二萬元却是一個普遍的事實。這事實也深深影響了我，使我在五月學潮中對於學生抱持同情。這次我到北方來，我和學生接觸的結果，使我相信，要他們拿出幾萬元來訂一份刊物，已近乎一種奢望。可是第二方向，即籲求本刊原有的定戶給我們介紹新定戶，却又出乎意外地獲得可觀的成就。竟有不少讀者，那樣熱情地無條件的支持我們，替我們分頭介紹。他們眞是盡心盡力，竭誠竭忠。有不少位讀者附來長信，慷慨陳辭。他們認爲，在平時，是我們在服務，他們在享受，而他們欣慰他們亦終於獲得一個機會，讓他們也能對「觀察」盡一點力量。他們認爲，假如一個人永遠祇是享受他人的努力，坐視他人的努力，那是一種不可恕的自私，因之他們非常高興他們也有機會略盡一點義務。這些信件，使我們極度感動，並且獲得更大的力量。我們深切感到：在這種混沌的，常常令人悲觀的中國社會裏，仍有公道的存在。我們並且認識：這一種無私的同情與援助，就是我們社會的一種進步！

第一卷報告書中定戶的號碼是 2709（至一卷二十三期出版日止）現在則已增至 7682 號。各期定戶的進度表則如下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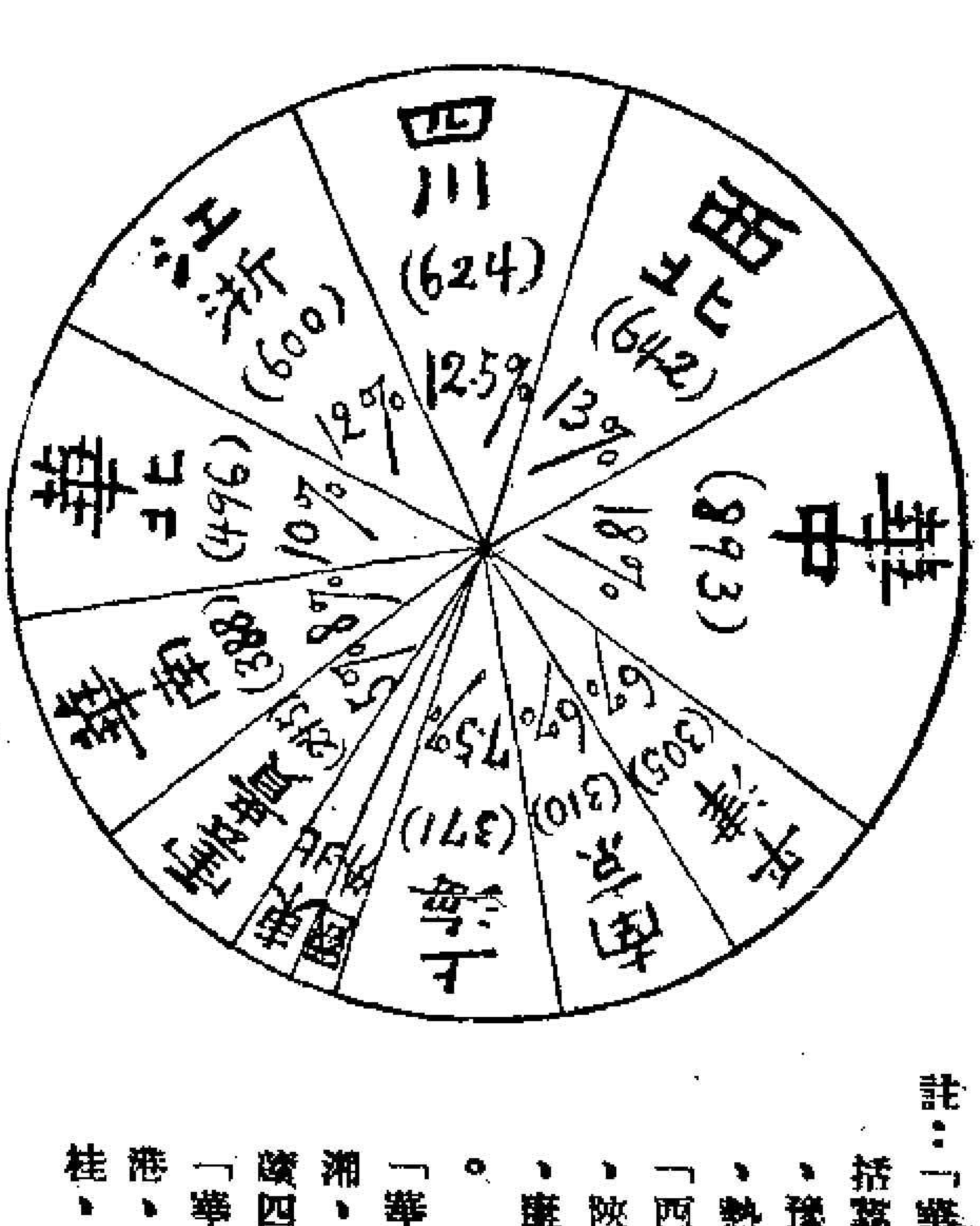
第一卷第二十四期出版日止　　二八〇〇

第二卷 第一期出版日止	三三一一	第二期出版日止	三五四一
第三期出版日止	三八〇二	第四期出版日止	四〇〇五
第五期出版日止	四一五七	第六期出版日止	四二五八
第七期出版日止	四四二五	第八期出版日止	四六五六
第九期出版日止	四七九六	第十期出版日止	四九三四
第十一期出版日止	五〇五二	第十二期出版日止	五一九一
第十三期出版日止	五三六九	第十四期出版日止	五五五八
第十五期出版日止	五七五七	第十六期出版日止	六〇二五
第十七期出版日止	六二七六	第十八期出版日止	六五七二
第十九期出版日止	六八四二	第二十期出版日止	七〇九四
第二十一期出版日止	七二六九	第二十二期出版日止	七四八九
第二十三期出版日止	七六八二		

所以第二卷的定戶，應爲 7682—2709＝4973名。這四千九百七十三名直接定戶，其地域及職業分佈，我們援例統計製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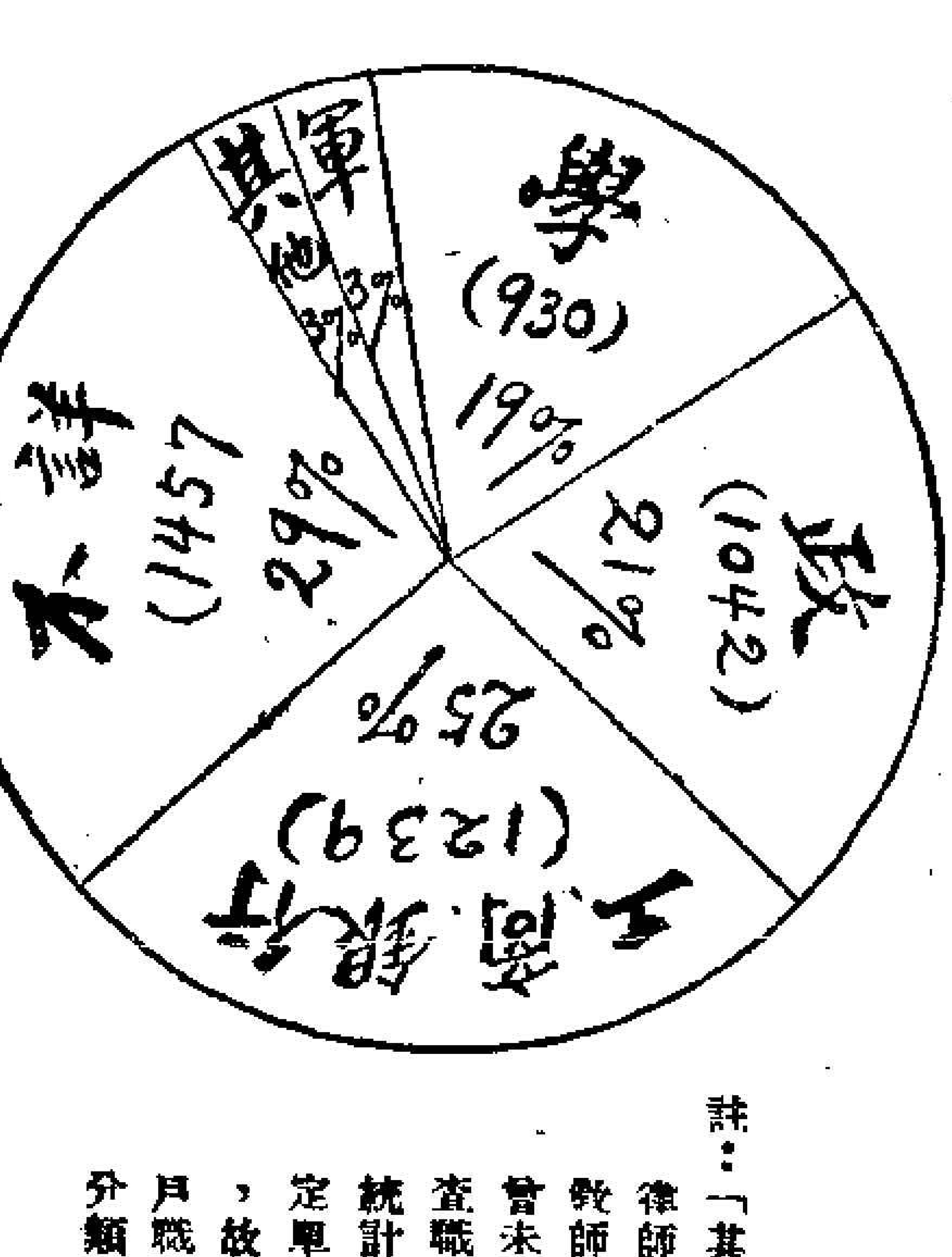
關於下列統計，有幾點須加解釋：（一）我們說第二卷的直接定戶的數目是4973名，並非表示本刊現在擁有4973名直接定戶。定戶無論是新定戶，或是舊定戶來續定的，每次匯款來訂時，我們都增加了一個新號碼。據我們統計，凡是本刊舊定戶，訂費用罄時，大部是續訂的；中止的爲數很少。所以這4973名裏，有許多都是業已滿期的定戶，本刊目前的實際定戶，僅在二千五百名左右。（二）在第一卷和第二卷兩次報告的定戶地域分佈統計中，各地的百分比，大體上沒有什麼變化。僅四川省 第二卷較第一卷爲小。可能的解釋是原有一部分定戶已移到了東南或華北一帶。西北及華南兩地的百分比，第二卷較第一卷爲大。可能的解釋是本刊在西北一帶的讀者漸漸普遍，由於西北交通不便，許多地方的讀者不一定能夠買到本刊，所以直接定戶的數目增加。至於在華南一帶，我們在過去迄未推銷，定戶的增加亦足表示在華南各地，本刊漸次獲得較多的讀者。（三）職業分類中 第一第二兩卷的統計，第二卷學界定戶的百分比降低。第一卷統計學界定戶佔百分之二十三、第二卷統計僅佔百分之十九。工商銀行界定戶的百分比增加，第一卷爲百分之二十二，本卷爲百分之二十五。這個變動最可能的解釋是學生的購買力越來越薄弱，工商銀行界的定戶大體上尚未受到此方面的影響。（四）我們很抱歉定戶職業分類表中的「不詳」部分竟達百分之二十九，致使此項統計的正確性大大減低。主要的原因是本刊初創，各事缺乏經驗，我們過去始終沒有舉行過讀者調查。此種統計大都是根據本社的定單存根製就的，但在定單存根上，有許多定戶無從判斷他們

4973名定戶的地域分佈



註：「華北」包括冀、晉、魯、豫、綏、察、熱等省。「西北」包括陝、新、青、藏、寧等省。「華中」包括湘、鄂、皖、贛四省。「華南」包括港、粵、閩、桂、台等地。

4973名定戶的職業分類



註：「其他」包括律師、醫生、教師等。本刊曾未向讀者調查職業，此項統計，係根據定單存根而製，故大部分定戶職業，無法分類。

為職業。我們現已開始補救，在以後的定閱單上，都附有定戶調查一欄。我們希望讀者合作，于定閱時，順便一填，以便我們在第三卷報告書中，對於定戶的職業，能有比較正確的統計數字發表。

現在第二卷業已結束。我們援例在此向全國各地廣泛徵求新的定戶。我們仍舊續請本刊原有的定戶，能替我們介紹幾個新定戶，我們也歡迎原有零購讀者直接定閱，變成我們的定戶讀者。讀者先生：我們在期待着你們的支持和合作。

編輯

關於編輯部分。第一卷結束時，我們打算自第二卷起，增加篇幅至三十二頁。在我們的編輯計劃上，自第二卷起，我們打算增闢「讀者投書」，「觀察文摘」，和「觀察漫畫」三欄，並擴充文藝欄的篇幅。在此種計劃下，原有的二十四頁自然不敷分配。但就在第一卷出完，休息的兩個星期中，金潮泛濫，百物齊漲，其中紙價的上漲最可駭人。在這種情形下，擴充篇幅的計劃祇得收起。但原定增闢的投書、文摘、漫畫三欄，則決計使之實現，文藝篇幅無法擴充，而刊載學術理論文章的「特稿連載」一欄，不得不暫時取銷。「尾頁」也隨之取銷。並騰出一頁廣告地位以容納讀者投書。照目前情勢看，恐怕我們將在一個很長的時期裏，無法考慮任何涉及增加篇幅的計劃。

一般說來，第二卷的言論態度較第一卷為積極。「專論」部分，學理的文章減少，觸及現實的文字增加。我們極願保持這個趨向。「觀察通信」亦較第一卷時期為能配合時事。「讀者投書」。據各方面報告，甚受歡迎，甚至本刊所刊的讀者投書，併已成為其他刊物發表的論文中所引用的材料。本刊所刊「讀者投書」所以廣受歡迎，一個原因是因為它短，二則因為大體上每封投書尚能言之有物。不過我們總覺讀者投書，還是冗長的多，所發表的投書，大部要經過刪節修飾的功夫。我們希望以後讀者投書，盡量簡短，卽使僅有一句，亦無不可。「觀察文摘」未能做得理想，總因人力有限，篇幅有限，所以選摘的範圍太狹，也無法每期都有。

稿子經常不寬裕。但稿子不寬裕是一件事，稿子選擇的水準又是一件事；這兩件事應該分開。照我們大約統計，全部來稿中，刊載的約佔百分之四十，退還的約佔百分之六十。我們自信我們用稿在大體上還能保持客觀的標準，避免偏私。稿件用否與是否是「撰稿人」或是否是「教授」並無必然關係；「撰稿人」中的稿件也有許多退還的，外來的投稿，祇要重量夠，我們極願採用，並給以應有的地位。譬如二卷十期所刊鐘伯平先生的「學潮平息以後的認識」，就是投稿；這篇文章照當刊第一篇，我們就給它排第一篇。我們十分歡迎全國作者讀者惠稿。共同來充實本刊的內容。

本刊是一個政論刊物。刊物本身的性質註定了它是無法逃避現實的。因此環境越艱難，本刊所可能遭遇的風險也越大。在五月學潮的一段動盪環境中，我們幾乎每一期都是處身于死亡的邊緣上的。我們當然欣幸我們終於平安無事，但是來日大難，眞正的困難恐怕還在後面。我們說過，我們願以單純應付複雜。我們將繼續本乎我們的良知，發為言論。我們相信我們一切發言的動機祇有一個，就是為了國家的前途。我們願意在此籲求政府當局，盡量放寬寬容的尺度，容許國內繼續有無私的公正的言論。

本刊自第二卷起增加漫畫一頁，由孫方成先生執筆。讀者對於本刊漫畫的批評，我們還不甚清楚。相熟的朋友如錢鍾書蕭乾等先生都曾表示稱讚。然而孫方成先生和本刊的合作，却近乎傳奇。我們在第一卷中，曾經採用周東郊先生的投稿，並為之出了一個「新疆變亂記略」專輯。我們相信我們自己用稿及對人都能盡力做到無所偏私。第二卷中類似的情形就是孫方成先生的漫畫。在第一卷快結束時，我們收到孫先生投來的兩幀漫畫。那兩幀畫並不好，但其中略略有一點點「味道」。我就約他來談，並請他約他過去所愛的畫稿全部帶來。他的通信處是由一個朋友轉的。他並沒有照約定的時間來，但終于在遲了幾天以後來了。他是武漢大學畢業的，學的是化學，畢業後曾在黃海化工研究所任實驗工作五年。可是他忽而希望在漫畫方面尋覓他的前途。他帶了一點僅有的旅費便到上海來了。他說他在上海人生地疏，到上海後第一個給他同情的是西風社的黃嘉音先生。我檢查他的畫稿，大部分都是我不喜歡的。但是我發現有兩幀，造意和技巧都已夠得上英美報紙上的漫畫的標準。我考慮了一下，我便答應給他一頁地位。我祇說了一句話：「我希望你能瞭解，像觀察這樣一個刊物，給你一頁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很感動。他默默地說：「我瞭解這點」。最後他走時，我勸他，我希望他專心替「觀察」畫，不要再向別處投稿，因為「一個人的意思祇有這末一點。一個人的精力應當集中，集中便有成就」。本刊所載的漫畫不完全是成熟的。然而我知道孫先生已盡了他最大的努力，並盡量做得最好。我當初決定給他一頁地位，僅僅是因為我在他的畫裏發見一種「希望」。我們在生命中奮鬥了多少年，可是我們很少遇見有力量幫助我們的人，給我們熱情，給我們鼓勵。在這個社會上，不知有多少青年，僅僅因為無法得到一個機會讓他一試，就此埋葬了他的天才！這個社會已經變成一個墳墓，充滿了冷酷，充滿了陰沉，它祇毀滅人，它不創造人！我是在這種情緒下毅然給這個漫畫家一頁地位，讓他一試。而我所以在這篇報告書中化費這麼許多字記述這段經過，亦僅僅因為我希望我們這個社會，凡有力量幫助他人的人們，能夠對一切有希望的青年及其事業，給他們鼓勵，給他們支持；至少給他們一試的機會。

本刊立場編制，大體上業已定型，我們在此已無新的事情需要報告。原定自第三卷起增闢的「觀察一週」，經同人考慮後，決計展緩實現。但自第三卷起，將增設「書評」一欄，業已經約好幾位先生分別担任。

事務

一、一年以來，本刊各期幸能按期出版。無論是過新曆年或舊曆年，中秋節或

端午節，印刷所及裝訂所儘管放假停工，我們總在事前作適當的佈置 以免脫期。去年過舊曆年時，印刷所放假至五日之久，但本刊亦未脫期。一切能在事前知道的問題，我們都設法解決；最困難的是臨時突發的問題，有時使本社同人手脚無措。譬如自六月中旬至七月中旬，上海的印刷業及裝訂業，經常在罷工狀態之中。有時正巧我們要上印了，印刷所罷工了，或者正巧要送裝訂所了，裝訂所罷工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本社同人祇要有法可想，總是多方設法，以求按期出版。裝訂作送刊、經常分爲三批，卽星期四晚上送一批，星期五上午送一批，星期五下午送一批。有時星期四晚上的一批送了來，我們照例是先將直接定戶的刊物漏夜封好，有餘再將一部分外埠同業批銷的包好。可是星期五突然接到通知，說裝訂作罷工了，以致定戶的刊物雖然全數發出，而同業批銷的刊物却大部分不能發出。最不巧的，同一地點的同業，有一部分湊巧在星期四晚上打了包，其他一部分原定在星期五上午打包的，臨時因裝訂作罷工，無法寄出，以致該地同業，一部分早收到，一部分遲收到，以致引起誤會。這種情形雖屬意外，確是遺憾。我們希望各地同業賜予體諒，我們並將努力避免再發生同樣的情形。我們願意向讀者及各地同業誠懇表示，在一切可能的環境下，我們必定竭盡我們的能力，總期各地讀者及同業都能按期收到。

二、關於售價，本刊大體上要比其他刊物定得低些，並漲價漲得慢些。譬如別家售二千元時，本刊仍售一千五百元；別家售二千五百元或三千元時，本刊才增售至二千元；現在有許多刊物已售四千元，本刊祗售三千元。（本期篇幅增加，改售四千元。）卽使有幾家刊物目前售價仍與本刊相等，但因本刊廣告篇幅少，六號字用得多，本刊容納的文字數量至少要比別的刊物多五分之一，我們亦仍然可說本刊的售價較他家爲低。其實就開支說，本刊開支要比其他刊物略重，但因銷路較大，所以售價雖低，亦能維持。我們認爲辦刊物不是做買賣。我們一方面要顧到本社的收支平衡，一方面也願意顧到讀者的負擔。

三、關於稿費，在過去一年中，我們已調整過七次，自去年今日的千字四千元，提高到目前的千字四萬元；增加十倍，約等于一年來一般物價的上漲比率。我們所以經常提高稿費，一方面希望藉此使各方面獲有一種印象，卽我們確是當一件事業在辦，另一方面也表示我們時常顧到作者的利益。我個人的辦事性格是乾脆明白。我平時最討厭「稿酬從優」四字，因爲「從優」兩字並無明白的標準，稿子到了你手裏，你愛給多少就給多少，這不是一種公道。所以我們的稿費雖然菲薄，但是向例公開宣布，而不半吞半吐不着邊際的說「稿酬從優」。不過我們雖然經常在提高稿費，無奈物價跑得太快。自第三卷起，我們再將稿費提高到千字五萬至六萬元，以後當視實際情形隨時調整。

四、定戶的來信，仍然是我們事務上的一重負担。我們當努力在最快的效率下一一答復。我們要求讀者來信時，姓名及地址的字跡務必不要過份潦草，我們有時收到讀者的來信，因爲字跡過份潦草，竟致無法覆信。有的讀者甚致連地址也不附。有時讀者在信封上是一個名字，信紙上又是一個名字，我們覆信時不知究竟應寫那一個名字。（在此種情形下，我們祇好把兩個名字都寫上。）又，我們希望各地讀者匯款訂閱的，最好不要在各省的省立銀行匯款，因爲省立銀行匯款時，他們常常不將讀者的附言一併送來，以致儘管收到了款子，還是無法寄刊。有的省立銀行甚至僅僅通知本社有款到，何人所匯，甚至款數多少，也不通知，要本社自己去認，符合的就付款，不符的就不付款。但訂閱的讀者又不一定另外來信，以致我們根本無法取款。目下本社尙存有這種匯款通知單好幾筆，都擱在抽屜裏。至于來函續訂或更改地址而不附定單號碼的仍舊很多，要使我們在七千幾百戶中去找出一個名字，確是一件難事，我們爲補救這個缺陷起見，决定開始編製全部定戶索引卡片。但是我們仍舊要求讀者來函時，儘可能的體諒我們，將各種必要的事項都註明出來。

一年

我們原定以一年爲試辦時期，現在一年匆匆過去，我們願就一年來的經過，綜合說明幾點感想如左：

第一，本刊創刊之初，各方面紛作推測，或疑本刊與張三有關，或疑本刊與李四有關。今日中國一般社會，似乎一致假定：辦一個刊物一定有背景，一定有什麼人在出錢。這是一種成見。我們相信一年來本刊所發表的文字，足以證明本刊不僅是一個「無黨」的刊物，並且也是一個「無派」的刊物。本刊確確實實是一個獨立而無任何黨派關係的民營刊物。在經濟上，本刊的發行數足以證明本刊可以自給，無須仰求「外援」，因此我們認爲，本刊的經營足以爲中國言論界開闢一條新的道路，並給一切懷有成見的人們以新的認識：卽辦刊物不一定要靠津貼，刊物本身是可以依賴發行收入自給的。

第二，目前一般社會雖然充滿着混亂，到處是不合理的現象，種種事跡令人悲觀消沉，但是我們感覺：假如我們眞能正正經經，認認眞眞，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我們仍舊可以獲得若干成就。無論在那一方面，我們都可以以自己的意志、信念和力量，去開墾我們的前途。我們希望一般年靑的朋友不要消極。我們一面爭取更大的目標，一面在自身範圍內切實奮鬥。政治的改革是一個方面，社會的充實又是一個方面，兩者是並行的，互爲輔助的。我們希望各方面的有志之士，大家鼓舞起來，沉住氣，在本身的崗位上努力，以充實我們國家的生命。

三，一年來的經過使我深切認識一點：假如一個人他本身是持正的，他在無形中可以抗拒許多邪道的侵襲。我們過去常常聽到許多傳說，說什麼人被「收買」了，或者給他官做，或者給了他錢。我們願意在此向讀者報告，一年以來，政府方面從來沒有任何人，無論直接或間接，明示或暗示，向我們有過任何接洽。我們唯一希望的，就是絕對維持本刊的超黨派性和純粹民營性。我們並願在此附帶報告，至少到目前爲止，政府沒有對本刊施用過任何壓力或干涉。

本刊草草，已出一年。在這一年中，本刊的立場、態度、編制、風格、以及做人做事的一般原則，大體上已樹立一個規模，我們願意遵循這個傳統及方向繼續努力，爲中國的前途奮鬥！

三十六年八月一日　北平旅次

試論美國的「中韓調查團」及我國的反應

吳世昌

一 「對華政策不變」

二十個月以來，美國一直在說「對華政策不變」，雖然這二十個月之中，中美兩國的政府因爲同病相憐而一致在向右看齊。美國共和黨議員競選的勝利，使本來右傾的杜魯門更加遷就，使所剩無幾的羅斯福的新政和新政人員肅清得更加澈底，使美蘇的關係更爲惡劣，使反蘇反共的氣氛更爲濃重。在中國方面，政治協商會議開成功而協議又失敗，軍調部設了又撤，馬歇爾來了而又悄然回去，國共的戰爭幾度下令停戰，而終於全面展開，驅逐中共，下令總動員。中國一部分人士對美的情緒，由好感變爲反感，另一部份人士對於蘇聯，也因美國的政策而由「同盟友好」變爲敵視。政府已經召開國大，制定憲法，改組政府，三黨訓政。這兩國本身及其與蘇聯的交互之間有了這樣多的改變，而美國猶口口聲聲說「對華政策不變」，似乎有點不可思議。

所謂「美國對華政策」，是指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美國務卿貝爾納斯聲明及同月十五日杜魯門的聲明，大要是說國民黨的一黨訓政應該結束，國民政府必須擴大基礎，使組織良好而現無發言權的自由份子在政府中有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權，使中國走向民主、團結、和平、統一之路，然後美政府將以貸款協助中國之復興建設。這個對華政策所假定的希望，現在早已幻滅，事實上美國的對華政策，在骨子裏也時時不可避免地在改變。所謂不變的唯一的象徵是進出口銀行五億美元的借款，在前駐華大使高斯手中不肯放出來，華盛頓只好找一個口實，說改組後的中國政府仍不够民主。這個口實恰好作爲「對華政策不變」的僞裝。事實上，「對華政策不變」云云，與其認爲是對中國說的，不如認爲是對美國人民和蘇聯說的更爲適當。同時，美國還存着一個中國的內戰萬一可以停止的希望，這希望又假定政府軍隊可以用優勢的武器，至少能把共軍趕到偏僻的山區，而可以恢復以都市爲據點，鐵道爲網絡的大體統一。從馬歇爾回去以後，美國一直在靜觀中國局勢的推移。因此，有的論者以爲美國在防蘇的計劃上會以全力扶植日本，而根本放棄中國。

二 新局勢的端倪

儘管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杜魯門聲明」與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的「杜魯門主義」對於中國所產生的結果相去十萬八千里，而杜魯門先生還可哄着爲中國政情而焦急的美國人民說，「對華政策不變」；可是最近在中國發生的事情使這句話再也不能嘴硬下去。

第一、美國人素來重視中國的學生運動，他們也比中國的若干人更能理解學生運動對於中國政局的影響及其所代表的民意。這次學生運動在「五四」和「一二九」以後的第三次狂潮，前兩次的狂潮對於中國乃至世界形勢產生了什麽結果，在遠處比在近處的人看得更清楚。這次學運如果是學生自發的「反內戰」「反饑餓」，固然是以反映中國人民的情緒，但如果眞如中國政府所說，是中國共產黨發動指揮的，那只有更可怕，這豈不證明了共產黨已經完全統制了這一代青年的思想？五四運動是中國青年受了英美派民主科學思想的推動，美國人是由衷歡迎的。三十年後的中國青年，如果眞如中國政府所說，是受共產黨的操縱，這不能不使美國人嚴肅地考慮其原因及後果。

第二、共產黨軍隊在東北的夏季攻勢，居然敢於攻堅，敢於死守，有重武器，能陣地戰；所佔區域之廣，如果是「新華社」的廣播，可以視作

共黨的宣傳，無足輕重，但是國民政府的副主席孫科對美國記者也直率承認共軍佔東北百分之八十五的土地，並且公開指摘蘇聯支持共軍，露骨要求美國表示態度。這也使美國政府不能不考慮放棄隔岸觀火的心境，重新考慮中國的情勢。

第三、接着而來的中國「三黨訓政」政府的總動員令，以及這個總動員令所必須引起的經濟上的後果，也頗使美國的資本家担心若干軍火商的所得未必能抵得過中國廣大市場購買力的喪失。整個歐洲的貧乏，和東歐集團的不歡迎馬歇爾方案，已使美國的剩餘生產品無法推銷；東亞這一大片佔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土地再給長期的戰亂攪得稀爛，簡直不是生意經。總動員法的主要內容是徵實，借糧，抽丁，和統一輿論，（如云：「反對內戰即是反對政府」之類。雖然在英美反對政府也不算是罪，目前不許人民反對政府的只有蘇聯和某些東歐國家。）這是既於美國的對外貿易不利，又與美國的民主觀念不合的。然而中國政府一面總動員，一面又加緊實行憲政。這對於美國人，其不可理解，簡直不下於「一面交涉，一面抗抵。」畢竟是什麼一回事，也非要弄個淸楚不可。

三　調查團的基本任務

這些雖然都是美政府要調查事實的原因，但如果僅爲情報，美大使館和各地領事及美記者已優爲之。又如中國的豪門究有多少資產，中國人民甚至政府恐怕都不及美國政府已經知道得淸楚。何必招搖渲染，另派使團？關鍵當然就是軍事的，以及由軍事所引起的經濟後果。但這裏還有一點疑問，即馬歇爾在華這麼久，却沒有工夫到美蘇分佔的朝鮮去看看，魏德邁在短短五個星期的調查時間中，却要包括朝鮮在內。何況在最近的過去，朝鮮和以前一樣的不死不活，並沒有够得上大字標題的新聞發生。若說是爲了對日和約的準備，順便叫魏德邁去跑一趟，那似乎與他來華的任務是不相稱的。

中國的內戰，如果眞如孫科所說，共軍受蘇聯援助，則在一種意義上，中國是不是正像朝鮮？「朝鮮的形勢」，英國外相貝文早已說過，「是目前世界上最嚴重最危險的」。一個朝鮮已經够傷腦筋了，再加上一個人口、土地、資源十餘倍於朝鮮的中國，如何得了？當然，中國不但是個獨立國家，而且據說還是四強之一。可是在今日美國政府的觀念中，中國的重要性顯然是存在於美國本身的利益上，其作用與南韓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不是本質上的不同，在這一點意義上，美國政府至少在下意識中早已把中韓聯在一起。所以，杜魯門所派的調查團上面冠以「中韓」字樣，在他看來是順理成章的。至於中國人民是否覺得難堪，他似乎，抱歉得很，並未想到。至少，他相信，中國政府是決不會抗議，而且是歡迎的。

在東北共軍勢力擴張以後，把中韓當作一個單位來調查，而且來的又是一個軍人，（所以司徒大使的情報不大中用，）被調查的國家又都挨着蘇聯，決定來得這樣急迫，調查時間這樣匆遽，關於所要調查的事實的性質以及調查的方法、對象，對於中外記者及各方如此的守口如瓶，絕對不發表任何意見，或透露與被接見者的任何談話，對於記者的揣測不加任何辯駁或更正：這些現象，我想已足够說明了這個中韓調查團的基本任務及其重要性。至於報上傳說的對於中國軍事、政治、經濟的改革建議，即使可靠，也只是這個基本任務的子目。現在如果誇大這個任務的嚴重性未免太早，因爲調查所得的事實是一回事，魏氏對於事實的選擇與解釋又是一回事，美政府根據事實的決策更是另一回事。但我可以說，今後美國對華的政策不論在表面上或實質上必將改變，至少隔岸觀火的態度是不可能再繼續下去了。但是變來變去，繼續支持國民政府這一點是不會變的，淺見者流以爲魏氏說過「不受任何方面拘束」，「救濟可能兼及共區」，便存幻想，是錯誤的。

四　中國對於調查團的反應

中國政府對於這個團體在外交上應有的禮貌，我們不必討論。各方人士對他或多或少存些希望和幻想，也是各人的思想自由。但是作爲一個有自尊心的中國人，把中國和在美軍佔領下的朝鮮放在一起，事前並未徵我同意，（據七月十二日王外長的歡迎聲明，我政府事前不知。）突然被美國作爲調查的對象，飛來一批大人物，在國內到處亂飛，口口聲聲要「事實」，試問中國對美國犯了什麼罪，負了什麼法律義務，要這樣被美國調查？魏氏等到達以後，各方人士紛紛向該團自動供給「事實」，有的是報告，有的是意見書，有的是備忘錄，有的簡直是情報，可能還會有控訴，增加

了魏氏的忙碌，使他的任務愈加顯得重要而祕密，簡直是「包龍圖」出來查訪的情景，這是什麼現象？試問古今中外的獨立國家，有此現象否？魏氏如果是以私人團體或新聞記者或以中國人民的朋友資格來華訪問，我們和他交換意見，談談時事是不妨的。他如由聯合國機構派來中國調查，我政府自有義務供給報告。九一八後的國聯調查團是事前得我政府同意的。但魏氏以美國政府的調查者的姿態出現，而又把中國與被美軍佔領的朝鮮同作被調查者，我認爲這和今年三月莫斯科外長會議要討論中國問題是同樣的恥辱。但我們三月間堅決反對莫斯科外長會議討論中國問題，而今日對美國的「中韓調查團」不僅表示歡迎，而且踴躍供給情報，我不懂這個道理，願意請教朝野賢達。

中國歷史的悲劇（下）

賀昌羣

依上所論，中國歷史的發展，原是向着經濟平等的路線去的，換句話說，這發展必然傾向於近代的社會主義。所以三民主義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孫中山先生似乎早認識了這個歷史的必然性。但中國至今還是一個封建社會，不曾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因爲天然條件與文化條件，都不够發展資本主義，世界情勢亦不容許也來不及趕上資本主義的路。因此，她須由封建主義不經資本主義便躐等的一跳到社會主義的過程。這不得已的一跳，發生了異常危險，異常艱苦，異常慘烈的空前局面。她簡直不由自主的被世界大勢四分五裂地拖着跑，而不是牽着走。

近幾十年來中國正背負着三千年的封建社會，向着那比較遙遠的世界革命的目標——社會主義邁進，其負担之煩重與過程之長遠，眞有類於「挾泰山以超北海」！

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西洋的工業文明陸陸續續排山倒海而來，衝破了這個封建組織的農業社會的各道藩籬，國家財富往外急流，一切固有的制度、組織、道德、法律、宗教、風俗，都隨着這股急流向兩面崩潰。這個社會赤貧了。「人窮志短」，政治上社會上談不到度量、見識、誠信，只有虛僞、逢迎、諂媚、互不信任、見利忘義，赤祼祼的被經濟關係與生產條件支配着。

戊戌以後的中國，政變雖層出不窮，但在精神方面仍是一個封建主義的頭腦，物質方面完全被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侵略所征服。對西洋物質的慾望很高，自己社會的生產能力很低，少數人窮奢極侈，絕大多數無法生存。鬱抑愁苦，充滿了整個社會。這個封建頭腦所造成的政治是官僚和買辦的政治。官僚和買辦又各自形成大小結團，個人的利益高於結團的利益，結團的利益高於民族國家的利益。這類人在統治意識上，在個人和結團的利害上，已經與水深火熱中的基層社會完全脫了節。中國共產黨便是從這個空隙中產生出來的。

由中國歷史發展的過程看，中國共產黨就是象徵近四十年來封建主義的官僚政治，與世界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經濟侵略，二者交攻之下所造成的無數內戰中產生的「天民之無告者」。現在我們暫且避開西方共產主義的定義不談，單看四十年來的內戰外患和天災，三者互爲因果，藉政治經濟的重重壓迫，把中國人民陷在人間地獄裏，苦苦掙扎，有心人能不瞿然起一種悲憤之心？悲憤而後有學。今日有錢有勢的統治層，能體會到這點意思麼？

大凡一種革命運動的發生，首先是少數先知先覺之士發現政治經濟上的破綻，繼之則絕大多數的每個人都感受壓迫，然後才「逼上梁山」。梁山泊的一百零八人，當初誰願意反抗大宋朝廷？正因每個人都遭受到政治經濟的壓迫，才喊出了「替天行道」的革命口號。這是歷史上顯明的教訓，不只是一個小說故事。爲什麼二十年前中國人不理會共產主義？爲什麼共產黨不能在江西立足，而逃往陝北？爲什麼這兩年內共產黨的勢力更大，而且愈打愈大？很顯明的，這是四十年來內戰外患與天災人禍堆積起來的一個嚴重的民生問題。戰再打下去，恐怕中國人個個都會變成「共產黨」

嘆。

四十年來中國人在政治上經濟上所感受的這點抑鬱愁苦之情，由中國共產黨表現出來，正與俄國由地理環境養成的抑鬱愁苦，有相同之處。俄國的歷史與文化比較淺短，向來不在東西兩大文化系統之內。其地屬北寒帶，北帶苦寒，生活不易，終年勤勞尚難溫飽，以視溫帶以南得天獨厚的人，自然容易引起一種憂鬱感。英國作家G. K. Chesterton序高爾基的小說集："Creature that once were men" 稱之爲「永恆的愁苦」，（eternal sadness）或「原始的憂鬱」(Primal melancholy)。這生活的愁苦和抑鬱的情感，原是近代工業社會的產物，是經濟的被壓迫者之所有，然而，在俄國卻是從古便由自然環境所形成，彷彿成了先天的遺傳。如木刻是由俄國興起的一種近代藝術，那種陰暗的情景，在生活上掙扎的題材，都充分的表現着一種抑鬱和愁苦的情緒。東西大陸文化所培養出來的第一流文豪，總是悲天憫人的樂觀者，而俄國則不然，從帝俄以來的大文豪，對人生就抱着一種恨的態度，根本是悲觀者。帝俄時代有些俄國人對凱撒是忠誠的，他們記得他，感激他；有些反抗凱撒的，也記得他，他們記得要殺他。這中間恩怨分明，絕無妥協的餘地。

北寒帶民族在世界文化史上開化比較遲晚，所以體力強，如青年人一樣富於生長力。俄羅斯民族可以說是一個青年的民族，青年人最富於想像力革命性，英語有句格言："Any man worth his salt was a radical in his youth"（一個人在適當的青年時代，總是過激的）。青年人遇有被壓迫或抑鬱的事，可以不顧一切勇往直前的去反抗，雖至同歸於盡而不惜。所以歐抑洲大陸文化較久的國家，如英、法、德、意不能產生的社會革命，而在俄國卻能之。馬克斯是猶太德國人，他的資本論是在英國寫的，爲什麼英、德、法沒有接受他的全部理論，而惟獨蘇聯卻完全接受了呢？大可發人深思。大陸文化積年久，經驗多，認識深，不易趨於極端，作一切斷滅的思想。「斷滅」這個觀念，在大陸文化認爲乃人生之大忌。故詩人言「空山」，必「有流水」，空山是死境，流水是活境。「寒崖枯木原無想，野館梅花別有春」，上句是死境，有了下句，便把上句救活，構成一個高遠清華的境界。儒家思想、大乘教義、老莊哲學，都要我們從悲觀中見樂觀，一切徹底毀滅的思想，都是大陸文化所不許可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是大陸文化的眞精神。

北帶苦寒，天之所與者薄，所以有一種由地理環境而引起的衷心的愁苦。但天卻賦與他們一種求生存的堅強的體力，勇敢殘酷而善戰，時刻不忘向南發展。故自古戰爭是北方征服南方，文化卻是南方征服北方。歐洲的歷史如此，亞洲的歷史也如此。

綜上所說，單就文化的觀點而論，蘇聯的革命與中國的革命，本質上略有不同，而其抑鬱愁苦，被壓迫之情則一。然而，中國共產黨不可忘記，他們是這個東方大陸文化圈裏的人，他們須得受這文化圈內歷史因果的支配，無論如何他們逃不了這個歷史的因果律。

中國共產黨如欲急於以武力取得政權，不特一時不可能，而且對於中共有絕大的危害。須知國民黨是代表中國封建社會中上階級的一個大黨，有二十年執政的歷史，退一百步說，假定國民黨很慷慨的便把全部政權拱手讓與中共，他們以在野之身，就僅僅來一個不用武力的反攻，中共的政權豈能安穩？何况他所代表的這個封建階層的結團，豈肯輕易放棄了他們的既得利益。這種既得利益都是舊有制度替他們做了辯護而獲得的，勢必以死命相拚。再加以資本主義國家爲了本身利害對國民黨的支持，只要以軍事力量控制住沿海沿江沿鐵路的大都市，即使中共把農村的舊有土地制度完全推翻，都市被孤立，但都市可以由官僚與買辦的轉手，直接輸入外國物資，結果農村並不能孤立都市，都市反而可截斷農村的必要資源。變方幾乎誰也不能奈何誰。這中間惟有中國人民將永遠陷於無底的深淵。

其次，國民政府是建築在這個封建大岩石上的堡壘，中共必先通過這個封建的大岩石——社會，才能攻擊到這個堡壘。如果不先攻下這個封建岩石，照邏輯說，便無從攻取建築在這個岩石之上的堡壘——政府。即使純用武力取得了這個堡壘，中共勢必重新在這個封建岩石上建築一個堡壘。如果我們承認國民政府是代表這個封建社會的政府，（關於中國至今還是一個封建社會的分析，參閱拙稿現代中國政治社會的大矛盾一文，載卅五年四月十四日大公報。有人說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倡封建，這話太粗心，他簡直不會讀懂我的文字。其實，在文化史上封建主義並不是一個可咀咒的名詞，也會有過對文化的貢獻，不過它的使命過去了。假如世界還是彼此隔絕的，無資本主義，無工業，無電燈，無火車、汽車，我倒情願過這

個封建社會中「黃卷青燈」的生活方式，情願受「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的饑有詩趣的旅行生活。但今日已迫着我們非急起直追，放棄這種生活不可，所以我們非打倒封建、反封建不可。）中國共產黨勢必又在原來的封建社會上重新建立一個政府，豈不仍舊是一個封建的政府？中國反封建的革命問題豈不依然存在？那時，中國共產黨的政府豈不依然是一個被打倒的目標？

今日國民黨要想以武力消滅中國共產黨不但不可能，而且對於國民黨自身也有絕大的危害。不說戰費與人民的負担如何，單說長淮以北，國軍要對共軍施行全面的攻擊，且不論勝敗誰屬，長淮以北必造成無數萬的難民。這些難民不能「北走胡」，只有「南走越」。加以江淮南北逃避徵丁徵粮的人，都麕集於江淮南北的大都市，人口激增。這些大都市因通貨膨脹之故，生產萎縮，激增的人口遂成爲都市的絕大累贅。這些問題便卽刻都落到國民政府的頭上來，與日俱增。就算政府能容納小部分的無家可歸者，大部分必流爲盜匪，或做了中共的外圍力量，長淮南北的治安和社會經濟，必無寧靜之日。輿論的攻擊，人民的怨望，都不能不集中於負有現實責任的國民政府。一旦有嚴重的饑饉水旱發生，這些負擔過重的都市，卽使有外國物資的接濟，未必能維持久長，勢必至於崩潰，這個政府豈能存在？總之，戰爭的最後意義，是推翻舊文化而建立新文化的媒介，國民黨如欲藉戰爭來控制或穩定舊文化的一切，其結果適足以推翻舊文化的一切。譬如積薪自焚，正中共所求之不得的。

然而，現在非戰不可。一方拚命以戰爭來維持政權，以政權來維持既得利益。一方則拚命以戰爭來摧毀一切。這是一幕何等慘痛的中國歷史的悲劇！眼看着一個悠久的大流血的革命來臨！

我一向主張要打倒這個社會的封建主義，惟有中等階級的革命。在一個封建社會裏，中等階級必然存在的。中日八年戰爭，只打翻了中等階級的經濟生活，而不會打翻中等階級的地位。例如，薪津的「底薪」，卽可以爲地位的象徵。但在一個工業國家裏，戰爭確可以消滅中等階級，因爲工業國家有足備的經濟條件與社會組織之故。中等階級的革命，是不流血的革命，常是中間偏左的。自五四至今年五月的學生運動，都是中等階級中間偏左而帶有暴力性的革命表現。中國既沒有如歐美各國的工人階級，可以用罷工爲武器，來促進政治與經濟的改革，也沒有任何團體較學生的組織爲龐大，爲嚴密，也沒有任何團體的知識能力較學生對政治社會的認識比較更正確更敏感更超然於封建結團利害之外。所以中國的學生運動，其性質與功用實等於歐美的工人罷工，是以不流血的方法，促進政治改革的一條唯一的道路，對於現政府是絕對有利的，對挽救眼前中國的危機是絕對需要的。可是，向來執政者對於學生運動，從不自這中間去作施政的反省，只一味的控制壓迫，就這樣，歷史上釀成了幾許大錯！東漢末，也是一個內憂外患的局面，貪汚剝削，鬻爵賣官，到處流行。太學生運動起來了，反對宦官政治。於是政治的高壓，造成了黨錮之獄。跟着黃巾賊起，漢帝國遂瓦解。北宋太學生運動起，反抗權臣，遂成「元祐黨人碑」，隨着是宋的南渡。明末太學生運動起，有東林黨獄，而流寇遂亡明。歷史的因果律，不爽絲毫。然而，不通歷史的人偏偏不自覺的要去干犯。

國民黨執政於今整整二十年了。這二十年中資本主義的發展，登峯造極。資本主義的財力孕育了科學。科學的突飛猛晉，使世界交通與經濟，刻不停流地劇變着。而中國除了內戰的破壞外，一切政治、經濟、軍事的觀念，都仍舊停滯於一個封建的頭腦中。卽如，以軍事說，自太平天國之亂，滿淸的國防軍所謂八旗，已腐敗不堪一擊，曾國藩才練湘軍，後來又有淮軍，接着民國改元，是袁世凱的北洋軍。從此以後，直到現在，國家的軍隊，始終在私門掌握之中，扶持一己的勢力，庇護封建的勢力，鎗口時常是向內的。於是軍事與政治，政治與經濟，攪成一片。政治上的地位與勢力，全憑軍事的支持，維持軍事的優越，則憑榨取人民與借外債。這樣的軍隊怎樣可能成爲國防軍。武力既全爲私門所擁有，遇着政治上利害相衝突時，便訴諸武力。四十年來連綿不息的內戰，便是這樣造成的。內戰的結果，把整個國家打得赤貧，無錢興辦敎育無錢研究科學，無錢發展工業，無錢做一切建設。內戰與社會的貧、弱、私，交相危害着國家民族的生命，產生了無數顚連無告，被政治經濟重重壓迫的人。世界在急遽的變，中國的內戰只變的更深刻更普遍更無結果罷了。

再就政治說，國民黨這二十年來的政治，不過少數達官顯宦的調動，「蛋炒飯，飯炒蛋」而已。不說對全國的政治沒有「新陳代謝」，卽國民黨黨內亦失去「新陳代謝」的作用，這已經觸犯了政治上最大的忌諱。以

現代科學的飛進，世界政治經濟急速的變動說，現代的一年至少須當舊時代五年或十年，這二十年的歲月，抵得過從前一二百年，一般執國政者的觀念、意識和思想，早已脫離了這個時代。英美政治的優點之一，就是「任期」(time of office)制度，即使人民所選任非人，充其量不過上四年的當，便可使之下台，這制度寓有充分的「新陳代謝」作用。在我國君主政體的時代，帝王雖說可萬世不替，但大臣的任用卻有「新陳代謝」，科舉制度成立之後，更增加了這項作用的活力，所以一個王朝才可以傳至數十百年或數百年之久。要知道生物的生命延續，須要代謝作用，政治的生命尤須要代謝作用。

在這篇文章中，我要特別提出的，是這二十年來國民黨的政治觀念，始終無甚進步。對中共的問題始終只認做叛逆行為，認做誓不兩立的敵黨，因此，兩方面才種下了一個不共戴天的血海冤讎。他們始終不承認中共勢力的擴大，是四十年來內戰所引起的一個嚴重的民生問題。他們始終只捧着一個民族主義做號召，把民生主義要求經濟平等的具體設施，完全擱之高閣。原因是他們還是一個封建頭腦。他們的民族主義只教人愛政府，而政府如何愛人民的話，他們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就不講了。英國保守黨的約翰生有句名言：「愛國主義是一個流氓的最後逃避所」(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scoundrel.)。政客官僚口中的愛國主義，都是一套騙人的幌子。譬如說，我們的國家貧窮了，我們是知道的，政府要打共產黨統一中國，我們也贊成的，但我們今日餓着肚吃稀飯，政府的官吏從上至下也得同我們一樣吃稀飯，「不患寡而患不均」，這樣，政府便是在執民生主義，他本身便是共產黨，那里還有共產黨存在的餘地呢。不然，共黨豈是一般以民族主義來做幌子的政客所能平定得了的？這些觀念，都須要中等階級的革命以不流血的方式，才可以促進政治社會的認識和改進。這是眼前可以拯救中國的唯一的去路。中等階級也如農民一樣，一部分是不革命的，因其所處利害之不同，可以攀附既得利益階級，勾結官僚，與封建勢力妥協。但大部分的中等階級，必然會負起這項使命來。試看國民黨當初與中共今日的領導部，誰不是中等階級出身的？不過今日之事，阻力愈大，革命的過程愈益艱苦，中等階級的革命本可不流血，而今日卻必然的非造成大流血的革命不止！「嗟哉一切智，不救天下愚」。

國共問題何以不能和平解決的追索

陳 彥

八年長期抗戰以後，誰都想有個休養生息的機會，然而國共間卻仍進行着大規模的戰爭。人民要求和平的呼聲不絕于耳，難道他們一點都不體諒人民生活的困難，大家硬要向殘酷的路線去擠不成？我相信人總是有理性的。和談為什麼會沒有結果？基本因素在那裏？

國共兩黨所以這樣冰炭不相容，綜合一般人的意見認為：第一是由於變方主義的衝突，第二是代表國際間兩大集團的對立，第三是由於歷史上的積恨。我們且依次來分析一下，看這些意見能不能算為基本因素？

由於主義的衝突嗎？在理論上講，政黨的對立當然是由於主義或政策的差異。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其最高理想，共產黨則以共產主義相號召，主義上的不同那是很顯然的。但是國共兩黨的衝突就是由於主義上的不同？我們不必引證國共兩黨的文獻來證明三民主義也曾為中共所承認。或則從理論上來研討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相同的地方，斷定他們在主義上並沒有衝突。甚或說在實現政治上國民黨並沒有依照三民主義去做，中共也不是完全實施共產主義，因而否認其主義上的差異。而我們認為國共兩黨縱

然在主義上有不同，但又何必如此兵連禍結，硬要在戰場上打個明白呢？世界各國政黨的對立何止中國，自西歐以至新陸，那個國家不是多黨政治，他們對共本國政治的觀點也都不相同，然而我們並沒有聽到他們的政爭一定要在戰場上決鬥？由此可見，主義上的不同還不是國共兩黨衝突的基本因素。

其次談到當前國際形勢。當前國際局勢是美蘇兩大集團的對抗，美蘇的對抗也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抗，換言之，是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沒有和諧的結果。中國由於百年來帝國主義的侵略，整個國家政治隨時都受國際關係的影響，這是毋庸諱言的。不過說國共兩黨的衝突，一定就代表這兩個世界的對立，我以為事實斷不是如此簡單。中國共產黨之與蘇聯由於主義上的相同，思想與行動往往彼此很相似，因此彼此間相互發生同情作用，這一點我們不加否認。國民政府之與美國由於這次大戰並肩作戰，甘苦與共，因此美國對於中國願以盟國的立場協助中國復興，這也是情理之常。然而蘇聯是不是一定無條件支持中國共產黨，美國也一定支持國民黨，而使兩方在中國成為對峙的政局，這却是大問題。先從美國的立場來說，它誠然是實行資本主義的國家，在政治上需要有外圍基點來防止共產主義泛濫到新大陸去，在遠東方面的外圍基點最好當然是中國，不過形勢轉變的結果，防蘇防共的責任今天已顯然由中國移到日本去，今日中國的份量已遠不如勝利後的情形。至於在經濟上美國固然需要擴充遠東商業市場，需要有個安定的中國，這個安定勢力如果以中國共產黨為重心，當然不如以中國國民黨為重心，然而像今天政府對於政治一無進展，它是不是願意投資到中國我們看美國借款的談判就可瞭解。因此美國之與國民黨的關係實在很難說。至於中國共產黨是否一定得到蘇聯切實的支持？就蘇聯本身說，它在此次戰爭中犧牲相當嚴重，恢復元氣尚無暇席，如欲以實力支持中共，其本身力量亦難許可，況且美蘇關係尚未至劍拔弩張的時候，它出面支持中共也尚非其時，因此蘇聯之與中共其關係如何亦可想像。如果說國共雙方的衝突是代表國際間兩大集團的對立，倒不如說正因為美蘇兩國對於中國所下的棋子分量都不很重，因此國共兩黨才可以自由地幹起來，企圖以軍事上的勝利爭取國際上的同情與援助，倒是實話。

至於說國共兩黨歷史上的積恨吧；從寧漢分裂國民黨舉行清黨開始，以至江西剿共，抗戰後游擊區內的傾軋，乃至勝利後或和或戰迷藏式的爭，這一切誠然都足以說明國共兩黨積不相容的情形。不過一個政黨與另一政黨的分裂與合作本來是很普通的事情，政黨如果老是相互合作，在政治的改進上，或則在政治的制衡作用上，反而失去作用。因此國共間過去的分裂在理本無礙于今後的合作，而政黨間的起伏更不應該有什麼仇恨可言。何以國共間會超出一般的情形，不是國民黨想根滅共產黨，就是共產黨想打倒國民黨？它們間鬥爭的情形完全不是起伏的爭執，而是生滅的問題，這就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研討了！

基於以上的分析，可見國共間的衝突實另有基本因素存在。照作者的觀察，最基本的因素應該在兩個黨的本質上。我們都知道國民黨與共產黨它們都自稱為革命的政黨，革命的政黨在本質上都具有極強的排他性。因為革命政黨為實施其政策均係採取斷然手段，在革命過程中它不容許有其他力量阻礙或變更其政策之實現。因此革命黨的政治都採取一黨專政辦法，黨自己有黨軍，黨軍是為本黨主義而奮鬥，它不是國家的部隊。中國共產黨雖然在口號上也是喊着為爭取民主而努力，然而他們的民主與我們所想像的民主顯然兩樣，例如解放區內縱然沒有檢查新聞等機關，而實際上對於新聞的控制比政府所轄的區域更要厲害，即此一端也說明中共所稱的民主是什麼一回事。蘇聯是實行共產主義的祖國，在蘇聯除了共產黨以外能允許其他政黨存在嗎？在自由社會中能否實施經濟民主今天還沒有事實可以積極證明，那麼中國共產黨是不會放棄它革命的策略——暴力主義！至於中國國民黨在其政治理想上固然是標榜着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同時並進，然其建國程序係採取由軍政時期，訓政時期而憲政時期，今天已經是施憲的前夕，事實上還是軍政，訓政並施。當前的形勢也顯然在加強革命的陣容。兩個革命政黨同時存在於一個國家以內，武力的衝突在本質上說就沒有方法來避免，這是一點。

革命政黨既然是採取暴力主義來改革政治，因此對於武力的擴充與控制也必然是先決條件。今天國共兩黨都已有相當強大的部隊存在，單從武力的本身來看，也就沒有辦法能以和平方式可以走到統一局面，二個以上武力的存在，欲使求到統一局面，在事實上祇有一方力量打倒另一方時才可能，否則就是雙方相互牽制成為分治局面。歷史上盃酒釋兵權那是在君

罪名份下的佳話，而不是今天政黨可以相互抗衡的場合。國共爭端終至今天政府實施戡亂，基于上述二個武力不能調和的原因，也算是另一個基本因素。

此外，作者認爲更應追溯到我們的傳統思想。在這裏特別是那種講究名分的思想在作祟。鄉村裏兩個姓族或紳士往往爲了一點細故，雙方訴訟經年，甚至於在原來的案件上已經吃了敗訴，也要另外揑造事端再度興訟，甚或聚械鬥，以至傾家蕩產亦在所不惜，他們的目的是爲爭那一口氣。固然這是民族堅韌性的表現，然而這種只講個人或團體的門面，而不講事件的合理處置的壞皮氣，也眞不知使我們民族文化的進步停滯了多少年！鄉村裏的情形如此，今天國共間爭執的拖長也未始沒有這種成份夾雜在內。國家的事情是人民的事情，決不是一個政黨少數人的事情，然而今天的政黨偏把國事算做政黨少數人的事情來辦，事情當然也就難以解決了！

以上的分析如果是不錯的話，那麼國共問題的局面，就國共兩黨自己的主張說必然是以主張武力鬥爭爲主，和談只有在對自己的黨比用戰爭來克服對方還有利的條件下才可能。國共問題之所以不能用和平方式解決，其癥結我以爲就在這裏！

戰爭會成爲國共間解決爭端最後的手段，就國共兩黨內在的因素來說，那是邏輯上必然的結果。我們的政治家如何地領導國民超越黨派的利益，使戰爭縮短時間，使人民有休養生息的機會，那更需要有超越的理智！

琉球應歸還中國

萬光

琉球是中國的失土，依照開羅宣言的原則，應當歸還中國。最近日本竟希望和美國共管琉球。現在美國建議於八月十九日召開對日和約的初步會議，琉球歸屬問題勢將在會中討論，時機已經這樣的迫切，我們不應忽視這問題。

一　琉球在中國國防上的地位

琉球羣島是分佈在日本九州和台灣之間一長串島嶼的總稱。分北中南三部：北部有種子羣島，土噶剌羣島，奄美羣島；中部爲冲繩羣島；南部爲先島羣島。大小共計四七三島，總面積二•三八六方公里。各島地勢險峻而少平原。熱帶森林掩着百分之六十的土地。重要農產祇有甘蔗和甘藷，後者是琉球人的主要糧食。糧食不能自給。水產比較豐富。沒有重要的礦產。地瘠人多，生活很苦。

所以琉球對於中國，經濟上毫無利益，而反是琉球要依賴內地經濟的幫助。明淸以來，琉球藩屬中國的虔誠，也一半爲着這原因，而中國對於琉球一向是取少而予多。今後收回琉球，也不能改變這形勢。但是在國防地位上看，琉球實在是中國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中國大陸的東面緣海，爲九州、琉球、台灣所包圍，是封閉性的緣海。中國失去台灣和琉球，東南沿海就失掉了國防前哨，海岸暴露，極易受敵人海陸空的襲擊。而且周圍都被別國勢力所環繞，中國就沒有通入太平洋的門戶，即使中國建立海空軍，也缺乏海上犄角聲援的據點，處於顯著劣勢的地位。戰時我國的海岸線，極易被敵人封鎖，這次中日戰爭中，我們已經受夠這種慘痛教訓。現在台灣收回，形勢較好，但是通入太平洋的門戶仍嫌太小。琉球羣島的陸地面積，雖然遠不及台灣，但是散布海面之廣，五倍於台灣，我們必須收回琉球，才可以策劃國防上的安全。如果說台灣和海南島是中國海疆上的兩隻眼睛，那末琉球羣島和西南沙羣島就是中國海疆上的兩個觸角，都是不可少的。

況且歷史告訴我們，日本侵略台灣，最先侵占琉球，然後奪我台灣。琉球羣島中最西南的島嶼，距台灣祇有七十餘哩。琉球是日本侵略台灣和中國大陸的跳板。我們如果失去琉球，那末台灣孤懸海外，隨時感受嚴重威脅，一旦海上有事，必然極難防守。現在日本又想保有琉球，並且要求

移民台灣，顯然沒有忘掉戰前侵略的野心，想要捲土重來，我們是曾經吃過這苦頭的，殷鑑還宛然如在目前，尤其不能忽視。

因此從中國國防安全上說，以及爲防止日本侵略勢力的再起，和保障東亞的和平，中國必須收回琉球。外國公正人士的看法也是一樣。例如美國地理學家葛德石（George B. Cressy）教授在他所著的「亞洲之地與人」一書中說：『中國軍略地理之對外關係，應注意者有四……四爲台灣與琉球之佔領，以策軍事上之安全。』（見中譯本一三九頁）

二　琉球歸屬中國的歷史

琉球的名稱，初見于隋書流求傳。隋煬帝大業三年（西歷六〇七），令羽騎尉朱寬和海師何蠻往琉球。據琉球人自己著的「中山世鑑」說：朱寬見琉球的地形像虬龍騎水中，所以叫它做流虬。明洪武五年改爲琉球。可見這羣島嶼的名稱，本是中國人題的。從大業三年至今，已經一千三百四十一年了。

琉球的正式藩屬中國，始於明洪武五年（一三七二）。直至清光緒五年（一八七九）被日本併吞併爲止，琉球繼續藩屬中國五百〇八年。在此五百〇八年中，中國政府絕未對琉球用兵，他們的藩屬中國，完全出於自動，奉行中國的正朔，而且朝貢甚勤，甚至一年朝貢二三次，中國規定他兩年朝貢一次，他還一再請求准許每年朝貢。每逢中山王（即琉球王）卒，嗣君稱世子權理國事，一面向中國告喪請封，等待冊封天使到琉球，行過冊封典禮後，才正式即位稱中山王。明清兩代共計冊封中山王二十三次，茲列爲簡表如左：

年代	西歷	冊封王名	冊封正使	副使
洪武五年	一三七二	察度	楊載	（無）
永樂二年	一四〇四	武寧	時中	（無）
洪熙元年	一四二五	尚巴志	柴山	（無）
正統七年	一四四二	尚忠	俞忭	劉遜
正統十三年	一四四八	尚思達	陳傳	萬祥
景泰二年	一四五一	尚金福	喬毅	董守宏
景泰六年	一四五六	尚泰久	嚴誠	劉儉
天順六年	一四六二	尚德	潘榮	蔡哲
成化七年	一四七一	尚圓	管榮	韓文
成化十四年	一四七八	尚真	董旻	張祥
嘉靖十一年	一五三二	尚清	陳侃	高澄
嘉靖四十一年	一五六二	尚元	郭汝霖	李際春
萬曆四年	一五七六	尚永	蕭崇業	謝杰
萬曆二十九年	一六〇一	尚寧	夏子陽	王士禎
崇禎二年	一六二九	尚豐	杜三策	楊掄
順治十年	一六五三	尚質	張學禮	王垓
康熙二十一年	一六八二	尚貞	汪楫	林麟焻
康熙五十七年	一七一八	尚敬	海寶	徐葆光
乾隆二十年	一七五五	尚穆	全魁	周煌
嘉慶四年	一七九九	尚溫	趙文楷	李鼎元
嘉慶十二年	一八〇七	尚灝	齊鯤	費錫章
道光十七年	一八三七	尚育	林鴻年	高人鑑
同治五年	一八六六	尚泰	（待攷）	（待攷）

（附註）右表大體根據明史及清史稿，參以李鼎元「使琉球記」所載琉球天使館數衍堂後明清兩代冊封使題名榜。道光十七年冊封使姓名，由清代實錄查出補列。同治五年冊封使姓名，實錄失載，待攷。表中年代以明清兩史所記遣使之年爲準，與上述冊封使題名榜不盡同。

歷次冊封使到琉球，琉球總是舉國歡迎，萬人空巷。處處流露出琉球對中國的尊敬和情誼。

日本第一次侵略琉球，是在萬曆三十七年（一六〇七），擄中山王尚寧，三年後釋歸。琉球北部諸島，即在這次被日本侵占，以之隸屬鹿兒島縣。

到了清末，中國衰弱，而日本正值明治維新，開始採取帝國主義，侵略鄰國。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有琉球船遭風漂到台灣，被生番劫殺五十四人，日本就藉口進兵台灣，並且說琉球是日本的領土。次年，乘琉球使節赴日的時候，強迫琉球爲藩屬，封中山王尚泰爲藩王。但琉球朝野都反對，一面仍繼續朝貢中國。光緒五年（一八七九），日本進兵滅琉球，夷爲沖繩縣。虜其王尚泰及世子。是時琉球使臣因滯留福建，沒有及時趕到北京，以致琉球亡於日本，痛不欲生。稍後又有琉球人到天津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泣訴求援（詳見清續通攷）。中國也因爲日本侵占我領土，屢次向日本抗議，曾經美總統格蘭特（U. S. Grant）從中排解，日本政府

且曾邀全權大臣來華協商，提議由中日國共管琉球，中國政府始終沒有答應。

從以上的敍述，可見琉球從明初以來五百餘年，一向歸屬中國，中國的宗主權是無可爭辯的。日本用武力强占琉球，琉球人絕對不願意，中國也沒有承認。所以英國麥唐納爵士於去年四月間。在下院提出琉球未來地位問題時曾說，琉球是中國在壓力下讓與日本的。美國葛德石教授也說：「上海之東有琉球羣島，原爲中國之藩屬，晚在十九世紀始爲日本攫取。……中國、台灣、琉球，既有如此之歷史關係，要求恢復，自屬當然。」（見「亞洲地與人」中譯本一三八頁）

三　琉球的中國文化

琉球的土著人種，或許和南洋的馬來人相近，外來的大都是漢人的後裔。漢族本是許多民族混合同化而成的，它的主要特徵在文化。琉球藩屬中國這樣久，心向中朝，漢人去的人數又多，所以受中國文化的陶冶已經很深，就廣義的文化觀點講，琉球人已經成爲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琉球王室姓尙，其都城首里的向翁毛馬四大姓，都是漢姓。琉球很看重久米村人，久米人完全是漢族後裔，主要是明太祖時所賜閩人三十六姓的子孫，萬歷又續賜阮毛二姓 ，還有不少漢人在那里寄籍起家 。琉球國王所用的官吏中就有很多漢人。例如明史載：永樂九年「中山遣國相子及寨官子入國學，因言右長史王茂，輔翼有年，請擢爲國相，左長史朱復，本江西鐃州人，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不懈，今年踰八十，請令致仕還鄉，從之。」而且這里還有一點値得注意，洪武五年始封察度爲中山王，從洪武五年到永樂九年還祇四十年，而朱復已經輔佐中山王四十餘年，可見朱復在琉球做官還在琉球藩屬中國之前，琉球必然早已有不少中國人在那里，而且已經在政治文化上有相當的貢獻。

琉球藩屬中國以後，不斷遣送子弟來中國求學。直到日本併吞琉球時，還有四人在北京國子監讀書。琉球有孔廟，兩廡收藏很多經書；傍有明倫堂，久米子弟在其中讀書。又有國學和鄉學，選擇久米人做教師。秀才考試，出四書題和作詩一首。琉球人家中掛的字軸，上寫四書五經的句子。琉球人程順則家藏有宋朝朱子墨蹟。國王尙溫曾親筆楷書壽屏十二幅，送冊封副使李鼎元，以賀李母孟太夫人壽辰，書法得松雪雏賞。琉球人用中文著的書也不少。

琉球的官制，也仿傚中國，分爲九品。此外如祠廟方面，除孔廟外，還有天妃宮，關帝神堂，土地廟；建築方面，天使館像中國官署，王宮像中國宮殿；風俗方面，一樣有端午競渡，中秋賞月。琉球陶冶於中國文化之深，眞是不勝枚舉。

所以日本內藤虎博士在他所著的「清朝史通論」里，也不得不承認琉球文化是由中國福州傳去的。路透社記者戰時隨美軍在琉球登陸，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十日自冲繩發電稱：處處皆見「以中國文化爲主的民族」。

四　結論

從以上所說，可見不論歷史、人種、或文化方面，琉球和中國的關係，決不是日本所能望其項背的。日本絕不能用這幾點作爲希望共管琉球的理由。日本大抵也自知不能和中國爭琉球的宗主權，所以遞用巧妙辭令，希望任何國家均不得取得琉球的主權，以遂其共管之私。須知開羅宣言明白規定日本所奪取於中國之領土歸還中國，琉球理應在歸還之列。日本沒有資格要求變更。

我國政府以至今沒有公開表示要收回琉球，或許是因爲美國想要長期佔領琉球。其實美國無此必要，美國占領橫須賀以控制日本，比占領琉球好得多。至於太平洋上的防務，多一琉球不過是錦上添花，然而因此傷及中國人民的心，實屬得不償失。而且我們所最不放心的是：如果美國長期佔領琉球，可能爲清節省人力物力，祗控制若干戰略性的島嶼或據點，其餘部分允許和日本共管；那末日本就可以暗中佈置侵略中國和南進的基地了。這一點我們尤其要特別注意警惕，不可放鬆收回琉球的決心。我們把這些實情告訴美國，不見得就會損傷中美友誼。方今國家多難，東北、新疆、旅大等問題自然比琉球問題還要迫切嚴重得多，但是一國的對外關係原是多方面的，燃眉之急要應付，未來禍患也須預防。政府應當早聲明，並且準備切實的資料和方案，以便在未來和會上提出，正式收回琉球。

近來有人以爲可以放棄琉球（見七月九日大公報劉子健的「準備對日和約」），不但自己先洩氣，也過於忽視了琉球在中國國防上的重要性。從種種方面看，琉球應當歸還中國，中國必須收回琉球。希望國人羣起呼籲。

七月十九日於南京

烽火四起的「法蘭西聯合」

本刊特約駐歐記者

一

「法蘭西聯合」這個名稱是一九四四年二月戴高樂在北非舉行的帝國會議中決定的。回想那時的情形，法國本土尚在德軍的佔領之下，盟軍尚未開闢西歐戰場，戴高樂在政治上雖壓倒了吉羅特，但所謂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的力量微薄，收復本土果然可依靠英美，但來日的「復興」，不得不未雨綢繆，為自力更生的準備。因此有所謂勃拉薩維爾帝國會議的召集，想藉此機會來重建百年來祖宗武力所造成為維希政府所破碎的海外帝國。

雖然勃拉薩維爾會議對於各殖民地的地位並無具體的規定，但「法蘭西聯合」這名稱的採納在當時確是頗為適應時宜，不但可以加強北非殖民地人民合作抗敵的信心，為來日法國本土復興的基地，並且在堅決反對恢復殖民地原狀的羅斯福總統面前，也有了求寬容的藉口。

二

自德國投降歐洲戰爭結束以後，法國即專心籌劃出兵越南。招募新兵組織遠東遠征軍，以「昨日斯脫拉斯堡，明日西貢」為激勵的口號，但由於配備和運輸的困難，遠征計劃不能順利施行。而對日戰事的急轉，日本出乎意料之快的投降，使戴高樂臨時政府對於越南的準備，更陷於偽促之中。

越南日軍的投降，盟軍統帥部規定中英雙方分別接受，自此巴黎的情緒越感不安。不祇是為了體面，而確是耽心着中國軍隊的進入越南北部是帶着政治野心的。這不但因為越南的右傾革命同盟、國民黨或左傾的獨立同盟，和中國多少都有着關係，而且那時一向倡導扶助弱小民族獨立的中國執政國民黨和在野的共產黨正進行着合作的談判。

英軍當時在越南南部的行動誰都知道是非常反動非常帝國主義的。英國的工黨政府能勇於允許印度的獨立，却直接間接地協助法國和荷蘭重佔越南及東印度，這正足以證明英國人的政治手腕高明之處，鼓勵他人走上反獨立反自主的前綫，而他却退而自守，至少在另一種方式之下保存了大英帝國的安全。而不幸的法國和荷蘭之流今日一如往昔，以為時機可乘，盛情難得，不考量自己的力量和世界的潮流，即一不作二不休地企圖重演八十年一百年前的征服的喜劇。但兩年來事實的證明，法國和荷蘭在越南和東印度的用兵，耗費了鉅大的財力和人力，直接影響到各國財政經濟的危機，延誤了復興計劃的施行，而所得到的是什麼呢，今後的負担更不堪設想。

法國各政黨雖都不主張放棄越南，但對於應付的態度和方式，意見不同。自戴高樂下台後，意見的分歧，更見明顯。右傾的進步天主教黨（即人民共和運動），堅決主張一承戴高樂的政策，集中全力消滅胡志明領導的獨立運動；共產黨主張在任何情形之下，應採取緩和的談判方式，中間的社會黨則分左右兩派，左派同意共產黨的意見，右派以為應一面打一面談，實力為談判的後盾。因獨佔資本的復活，右傾勢力的澎漲，對越南問題所表現的，祇見調遣新兵，和通過征越軍費的特別預算。

為右傾勢力所把住的法國政府，自戴高樂、皮杜爾以至於今日的與資本家妥協的社會黨總理拉瑪第安，也未嘗不和越盟政府開過談判，而且訂立了若干協定，最重要的是達拉會議和楓丹白露會議。前者的導演是開殺戒的和尚達尚呂總督，後者的主角是法國海外部長穆岱。達拉會議是不懽而散，楓丹白露會議的結果雖產生了廣泛的法越臨時協定，但亦未曾實行。胡志明於去年十月間從巴黎回越南以後，雙方關係愈見惡化。穆岱的越南之行，原想挽救危局，但結果反增加了社會黨內閣和越盟政府決裂的決心。

現在，初以爲幾個月可以解決越盟獨立運動的達尙呂上將是調回了，新任的博勒安總督是文人，也曾爲戴高樂的助手，他的作風也許不像前任一般的專以武力和欺騙故意造成僵局，但對於這破碎的局面實也無能爲力，用兵罷，曾因爲限於人力和財力，前途仍是茫茫。據隨穆岱赴越南的新聞專員波邊估計，如用武力，非五十萬大軍二年三年不可。五十萬大軍在目前的法國不是易事：第一須得徵調三級人員，第二須要大量的配備，第三須要充分的運輸和接濟。物資軍火方面，英國果可以供給一些，但數量究竟有限，不够應付。何況目前馬達加斯加又出事變，北非的民族運動也在躍躍欲試之中。

三

所謂「法蘭西聯合」除越南外，較重要的是北非和馬達加斯加。北非與法國本部祇一海之隔，所以和法國的關係最深切。一九四〇年六月間和德軍簽訂停戰協定的前夕，雷諾和若干其他閣員曾主張遷都北非繼續作戰，但因多數反對作罷。後來吉羅特在北非建立根據地，協助盟軍在非洲抵抗隆曼爾部隊。卡薩勃郎卡會議時，羅斯福總統把戴高樂和吉羅特拉在一起，自此戴高樂在那裏立定了脚，在阿爾及爾成立了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奠定了解放法國本土的基礎。

北非對於法國，在經濟上一如在政治上，有着很大的供獻，尤其是粮食肉類水菓之類，法國本部取給於北非的爲數甚大。但法國對於北非土人的待遇却非常苛刻，政治上壓迫，經濟上剝削，像對待其他的殖民地一樣。當年羅斯福總統在卡薩勃郎卡時，曾召土人領袖會談數次。土人領袖屢次向他訴苦，並要求保證戰後予以獨立及協助其經濟上的發展，羅斯福總統當時都答應了，而且表示同情，這一段經過有他的兒子艾力奧特的回憶錄（As He Saw It）中也曾略略提及。誰料戰後的世界局勢變更，與一切被壓迫民族不利，而爲人類理想奮鬥的羅斯福總統不幸已不在人間。

馬達加斯加是非洲東岸的一個大島，一八九五年被法國征服後即成爲法國的殖民地。島上的民族很複雜，但對於法人的苛刻統治，無不認爲恥辱，一有機會，即圖反抗。但因一般人民知識淺薄，份子複雜，組織不嚴，往往不能成事，如一九二三年，一九二七年，以及去年五月間的反法暴動，都爲島上法駐軍平定。因此法人對於土人的反抗，不加重視。

可是本年三月底、四月初的事變，情形不同了。在馬島首府附近各處發動有組織的反法運動，是由政黨（M. D. R. M.）領導的。在短時間內佔領了若干村鎭的公共機關，刼奪了許多鎗械軍火，在暴動中，許多法國人被屠殺了。暴動的勢力繼續向首府推進，兩三天之內，影響及於全島。因此法國當局倉惶起來，向巴黎求救。於是在兩星期之內接連的動員北非海陸空軍趕到馬島出事地點鎭壓，像當年莫沙里尼對付阿比西尼亞一般。

軍事行動之下，大舉逮捕反動份子。因此發現了領導暴動的是第四共和國民會議中的馬島政黨代表，當時即把兩議員逮捕，留在巴黎開會的一人也於兩月後加以逮捕。關於逮捕這幾個議員，國民會議中曾經激烈的爭論，大致左派議員主張議員應受人身安全的保障，在任何情形之下不應剝奪其自由，右派議員以爲馬島議員危害「法蘭西聯合」，應以革命反動份子視之。爭論結果，右派獲勝，因此在一百五十年法國議會史上開了剝奪議員身體自由的先例。

馬島事變暫時平定了，但土人的仇恨更加深了一層，土人議員逮捕了，政黨被解散了，但獨立運動繼續在成長。可是法國人受了這次教訓非但不改變政策，反而變本加厲的加强軍事管制。在運輸工具十分缺乏的今日，法國政府竟決心停止遠東航綫，把船隻用來裝載軍隊到馬島去。

四

「法蘭西聯合」的命名雖已三年有半，但在第四共和憲法中則規定不到一載。法國在國際間的地位在過去兩年內日日高升，今日以堅決的態度對付各殖民地，用兵用武壓迫，到處弱小民族沒有一國沒有一人出而責難，儼然又回復到第一次大戰後不可一世的大國威風。可是看一看法國內部不安的政局，再看一看烽火四起的「法蘭西聯合」的危機，我們不能不爲法國担憂。

我們誠爲法國設想，在美蘇對立的今日，對殖民地問題，如能放大眼光，寬容處理，使「法蘭西聯合」成爲一個眞正的民主集團，不必追隨大英帝國之後，祇學一點皮毛，而種下無窮的大禍。

例如越南問題：南圻中圻北圻，無論在種族文化風俗習慣以及經濟生

活上都是統一的，法國為什麼堅決不答應南圻劃入法盟政府的統治範圍，而在達拉會議之後導演所謂南圻自治政府，以欺人自欺？又例如馬島事變以後，法國當局為什麼不和當地的政黨作坦白的談判，而偏偏要解散政黨大事逮捕反動份子？又例如北非土人的要求自治和經濟的自主，法國政府為什麼不在實際上作有益的考慮，而祇是做些總統出巡以及邀請摩洛哥王到巴黎觀光閱兵等表面的文章。法國目前為右傾的天主教黨和與資本家妥協的社會黨右派所控制的議會和政府，對殖民地的看法，還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對敵的關係。反對他們的唯有鎮壓和懲罰。他們不想到對方敵人是他們造成的，仇恨是他們種下的。為什麼不能化敵人為知己化仇恨為友愛？越盟政府是有誠意的，否則胡志明為什麼親自到法國，受法國政府冷眼的招待。至於中國的要求，實在有限，一紙中法關於越南的協定，旨在保護僑民，不涉政治，何況現在國內多事，更無心顧問。馬島和北非所牽涉的更簡單，美國不願問，英國是法國的支持者，蘇聯的勢力及不到。法國儘可從容地作最體面最適當的處置。

可是，法國政府還是選擇了投機的一路。看目前法國的政局，右派勢力繼續在膨漲，「法蘭西聯合」的前途，認真的說來，實在在誕生的當初即已走到了盡頭。

一九四七・七・瑞士山中・

所謂反帝親蘇

傅雷

批評根據事實，只要尊重事實，儘管見解不同，仍有商討餘地。武斷全憑意氣，歪曲真相，妄下結論，根本不值一辯。但若因妄下結論而亂戴帽子，還要笑容可掬的包上糖衣，令人除了欽佩批評者的衛道熱忱之外，同時贊美他的慈悲，那未免機心太重了些。

周建人先生在「時與文」十七期上「與張東蓀先生論示人以不廣問題」一文中說：「前幾天傅雷先生受人駁斥，過幾天他如一反其親帝反蘇的態度時，立刻會受人稱贊。」言下大有勸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意，真是盛情可感。旁人也會覺得周先生大公無私，寬容到萬分；從而忘記了他先定下莫須有的罪名，再網開一面的反省院作風。假如周先生沒有機心，準是天真至於不可思議。

周先生在四月中的文匯報上說我跟法西斯蒂距離不遠（大意如此，手頭無原文，不能徵引），雖然有位朋友說他像魯迅先生所謂的「看到光臂膊，就想到裸體」，我總覺得自己文章寫得太壞，使他看不明白，所以沒有則聲。不料他認為我俯首無辭，便再來一個「親帝反蘇」之罪，諷我悔改：訓誨與寬恕，恩威並用，美其名曰「無所謂示人以不廣」，這不是天真是什麼？

周先生這一次宣佈我的罪狀是：「那篇對美蘇關係的態度的文章，直白地說（sic），含有『親帝反蘇』的色彩，對於蘇聯用心指摘，並指斥別人為甚麼不反對蘇聯。對於美國則事事曲諒，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行為認為祇由於一些『誤解』，還責備別人的『口誅筆伐』的不當。」（見時與文十七期）

我的原文（幸而有單行本可以複按）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都是以否定周先生這段斷語，勢不能全部抄來做反證。我只舉原文中的幾點：——

「一個國家……為了生存，縱使與主義背馳的政策也得執行。我們承認它這種權利。但若它求生的戰術妨害了另一個國家的生存，這個國家當然也有反抗的權利……」

這樣的自衛權利是否就是反對某一國？若果如此，日本在七七事變以前老責備我們抗日與不友好，也是應該的了。或者說：世界各國對蘇聯的外交公文上倘用到抗議二字，就是反蘇的國家了。人與人的關係尚且不能自始至終的親善或自始至終的敵對，哪怕在家庭之間朋友之間，何況國與國的關係？

「……戰後美國對中國的政策，犯了很多很大的錯誤，不但有目共睹

，而且大家已交相指摘。【這是對美國事事曲諒嗎？】但是蘇俄對我們的行爲也不見得全部友好，完全平等。」

這便是「對蘇聯用心指摘」嗎？實質上與中俄條約並無二致的中蘇條約，紅軍搬走東三省的工廠，全是我深文周納，或嚮壁虛造，或輕信流言嗎？（本年四月周先生還說搬走工廠之事也許僅是傳聞！——大意如此。）從而我的抗議也變成了「反蘇」，變成了與法西斯蒂距離不遠的證據？左派論客認爲紅軍在東三省作戰兩星期，犧牲紅軍若干萬，理應獲得賠償；彷彿東三省的「人民大衆」在日本鐵蹄下作十四年的奴隸，倒是活該！還有人說：搬掉這些工廠，可以減少中國反動派的火藥供應與經濟力量，所以還是幫了中國人民的忙。這眞叫做左派恐怖心理：把反動派的力量估計得那麼高，似乎有了工廠，惡勢力眞能善於運用似的。所以左派人士覺得中國人民化了十年十五年也掙不回來的家私，去換這麼一個消極的安慰，還是大大的便宜。東三省的失地又不是我們中國人民收復的，我們有甚麼資格接收敵產？何況烏托邦已經擺在眼前，爲什麼不把我們做牛馬換來的財產投資在天國裏，待日後支用？

凡有自由良心，沒有政治褊見，希望民族掙扎圖存的人，都知道此刻中國的自由獨立是一個大諷刺。所以我說：「委曲求全未始不可，有時甚至必需，但……自己心裏要明白這是委曲。」美國給我們受的委曲，我們固然要痛哭流涕（我從來沒說過不），俄國給我們受的委曲未必就應該額手稱慶，合唱頌歌？有人對俄國的委曲哼了幾聲，也未必就是親帝反蘇，反「和平民主」吧？

「我不說我們爲此就不該抗議美國對我們的不公平行爲【又是曲諒美國嗎？】，但至少要使美國人懂得，這種抗議純粹是爲了國家生命攸關的利益，【這和我對蘇聯的態度有什麼分別？】而不是黨爭的手段，【那時誰把你當眞？】更不是附和另一個國家的表現。【避免增加國際猜忌。】」

這些話那句是我「親帝」的表現？我說過對美國應該低首下心，逆來順受沒有？

「……但一年半以來，除了口誅筆伐以外，我們有沒有點破美國人的迷夢，有沒有幫助他們了解我們的實情，對我們陰謀家在國外的歪曲宣傳，有沒有提出反證來加以糾正？」

周先生說我「責備別人的口誅筆伐的不當」，卻絕沒注意我的理由，更不問「迷夢」「實情」「歪曲宣傳」「反證」這許多字眼指的是什麼。假如兩國交惡，單靠神經戰就能嚇倒敵人，那麼只要幾句口號幾張標語，（中國本是符咒政治的發祥地），就能代替戰爭代替外交代替政治，世界不變成了君子世界，從此太平嗎？（我明明指摘人家反對美國的方法，周先生偏說我根本不許人家反對美國對我們的不公平行爲！）

周先生兩篇文章都提到美軍的暴行。誰爲他們辯護呢？不過這些祇是枝節與表象，不是病源。喪權辱國的事，不論來自美國或蘇聯的，豈横死幾個平民可比？雅爾達祕密協定加之於我們的恥辱與損害，似乎更值得我們深思。

我原文本意是勸大家對美蘇之間的爭端，不要太動感情，不要因分不清雙方的（美蘇的）眞主意與假姿態而作左右袒，以免增加美蘇的誤會。至於我們對美對蘇各別的態度，僅是我爲「太動感情」所舉的旁證。現在左派論客和我爭的，無非是這些旁證，（而且迄今爲止還沒有駁倒），彷彿那就是我的原文的主題。「我相信我的讀者對美國是有抗拒性的，【抗拒性三字作何解，衛道的武士們可曾想過？】而對蘇的軟心腸卻未必全部合理。所以我特別針對這一點說話。至於揭發美國人的錯誤，史諾的原文十分之九都是，用不到再强調了。」這段話，周先生始終沒有看見，其他「駁斥」我的人也沒有看見。假如我是「親帝反蘇」，與法西斯蒂距離不遠的人，爲什麼我要介紹一個被目爲親蘇的史諾的文章，在右派雜誌的編輯會議中引起激烈爭辯的文章？這麼簡單的邏輯，左派批評家是不屑一顧的。

還有人說，史諾的觀點不一定準確。可是認識蘇聯準確的人又在哪裏？解釋蘇聯政治的最高權威只有一個。我要問：爲社會主義爭取同情者與朋友，究竟是這位獨一無二的權威或他的代言人的話，能够發生影響呢，還是一個像史諾這樣的人？批評史諾的人都忘了最主要的一點：史諾的文章不是代共產黨起草宣傳大綱，也不是替蘇俄政府寫官方的外交史；他的讀者對象是沒有任何主義，而對蘇聯的認識模糊不清的普通美國人。大家也忘了中國人民既沒有義務把世界政情用美國人的眼光去看，也沒有義務用蘇聯政府的眼光看。我介紹史諾的文章，就是要使我們「反躬自省」。

可是我不怪周先生一再賜我頭銜，比他更天真的人有的是。舉一個小故事：在抽譯單行本上，第一幅插圖旁邊有「莫洛托夫的粗暴，維辛斯基的冷言冷語，葛羅米柯的缺少幽默，都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事情的眞際，只要懂得他們眞正的意思。」幾句話，有位青年看了把書一丟，大叫：「這反動的話！爲什麼對杜魯門、貝爾納斯沒有一句貶詞？」他根本不顧費心查一查這幾句話是誰說的，也不知那幾個不好聽的形容詞是美國右派刊物上的口頭禪，史諾特意點醒讀者，不要以貌論人，不要以不了解外交家的態度而就用惡意去推斷一個國家。

武斷往往並非由於惡意，而由於天眞。唯其天眞，才會有宗教熱情，才會盲目，才會褊狹。不把人類先定了原始罪惡而後寬恕，怎顯得上帝的慈悲與宗教的偉大？不來一次十字軍與異教裁判所，怎顯得神的威嚴與眞理的神聖不可侵犯？近代思想界自以爲擺脫了宗教，却另創了一個新宗教。其迷人處與可怕處正與一切宗教無異。與任何虔誠的教徒辯宇宙問題人生問題都是白費，對他們都是大不敬。可是受任何教徒咀咒亦未必眞入地獄。當此大局日趨惡化，國共兩黨作殊死戰之際，個人被戴帽子，不論爲赤爲白，都是意料中事。敢於道破眞相，Call a spade a spade 的人，一向是國民公敵。像周建人先生般認爲「中國只能有兩種人：不是親蘇，便是親美」（我原文中語）的，大有人在，我不能一一申辯。尤其他們從不站在普通邏輯與常識上講話，只知道運用一連串術語和咒語把人罵倒，使沒有功夫把兩造文字核對一下的旁觀者覺得被罵者眞如洪水猛獸，罪大惡極：對這般吉訶德先生，我只有頂禮頌讚的份兒，沒法叫他們相信磨坊並不存在。換句話，近乎「人•手•足•刀•尺」一類的辯論，或畢乔牆上「某某某是××」等等的論戰，以後恕不再行奉陪。

話又得說回來。內戰決不會永久打下去，現狀遲早要改變。比破壞更重要更艱苦的事業還在後面。以周先生這種作風對付未來的局面，中國是付不起代價的。左派也罷，右派也罷，死抱住正統也罷，死抱住主義與教條也罷，不容忍決不會帶來和平，天下蒼生也不見得會沾光。一個民族到了思想統一，異端邪說誅盡滅絕的時候，即是它的文化枯萎以死的時候，或者是把人當做物，叫他到世界上去闖大禍的時候。

七月廿二日

（上接第二頁）串解其意，就是海陸空軍應歸我獨攬！照詁經的例來講，便是孟軻述　象「干戈朕」的句法。至於政治，是管理衆人的事。民主，純由人民自主，但前化字，虛，這化字，實；作消滅的意思解，像羽化，物化等是。串解其意，就是管理衆人的事，想純由人民自主，那就根本已「消滅無形」了！像這樣客觀的解釋，不但刻切國共當局的心情行爲，即就解釋文字的技術來說，也算「慢然理順」。從前孟軻稱會說詩的，「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像我現在這樣的解釋，未審有當「愚者之一得」否？

卿雕詩　七月十一日　四川簡陽

行憲序幕

編輯先生：上次學潮中，在上海被拘捕的學生和記者，迄今爲止，有很多還沒曾釋放。被捕學生的家長雖曾幾次請求當局依法提審，但總遭拒絕。據昨日上海合衆社電：謂被拘捕的學生記者因拒絕寫悔過書之故，提審無期。

對於那些被捕學生的家長，我們是不勝其同情的；試想：他們的子弟雖橫遭拘捕，但他們不敢抗議拘捕機關之不合法，不敢要求無條件釋放他們的子弟；祇希望當局能依法定手續，光明正大來審詢一下，看看自己的子弟究竟有沒有犯罪而已；這樣的老百姓，還不是世界上最良善最守法的嗎？然而可憐得很　今日中國的老百姓竟然欲守法亦不可得。儘管他們十分忍耐，十分願意依法行事，無奈當局不肯跟着一樣守法而行，結果祇有眼瞪瞪地看着自己的子弟囚在牢中，一籌莫展；

捕了人而不依法提審，沒有確實的犯罪證據而强要人認罪寫悔過書那樣的事實，中國的老百姓亦早已「司空見慣」，毫不希奇了；不過當此「行憲」盛典即將到臨之際，在國內外人士密切注視之下，序幕仍是如此，未免有欠漂亮耳！

梁子奇　七月廿五日　香港

徐州瑣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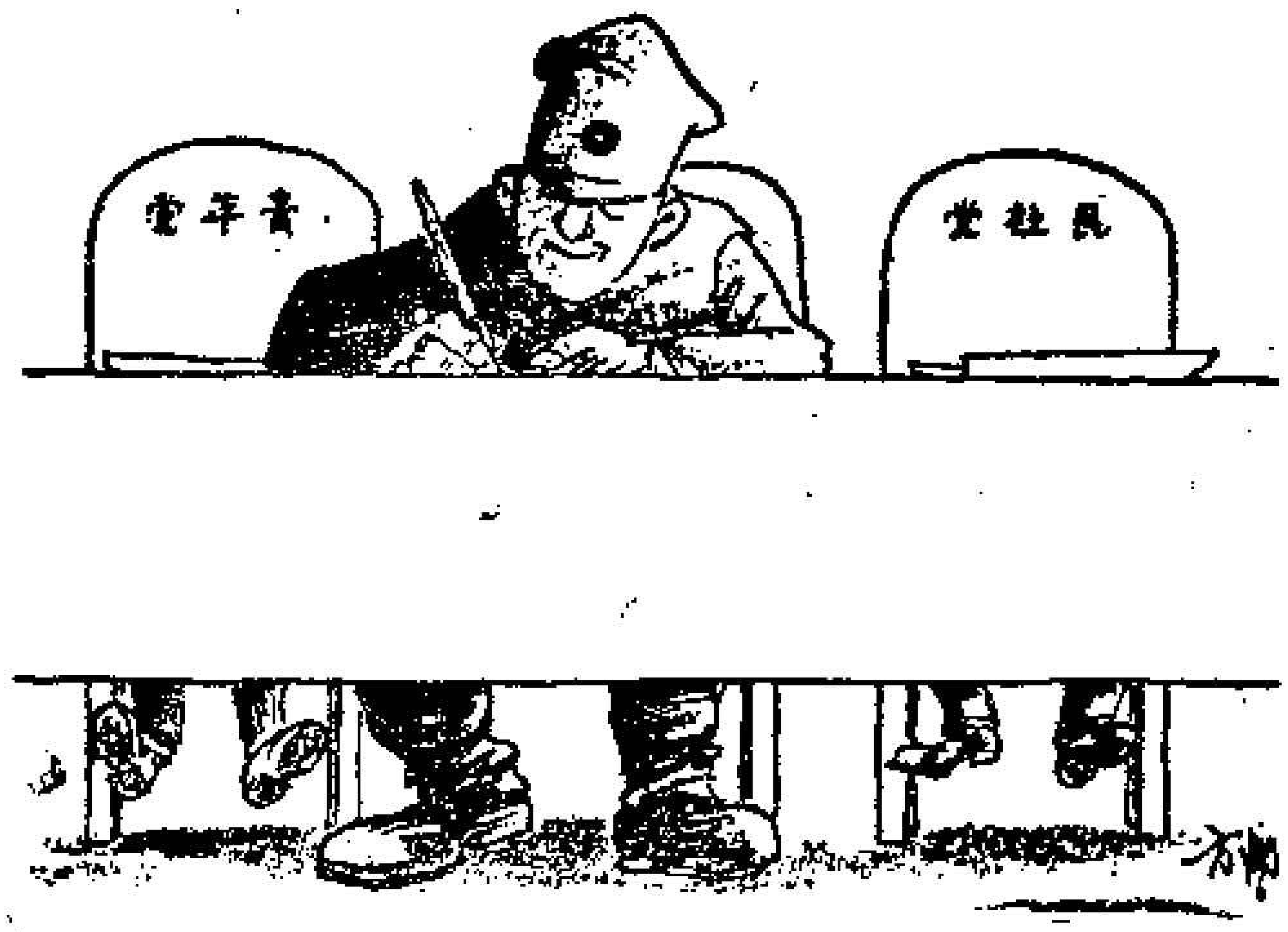
一、老百姓是孬種

徐州距離「解放區」很近，所以時常可以聽到關於「解放區」的事情。據說八路的政治指導員在一次召開的民衆大會上公開向羣衆發問說：「你們說，到底是中央軍好，還是八路軍好？」關於此種問題，老百姓是有經驗的，說「中央軍好」固然要倒楣，說「八路軍好」也終會得到報應，所以沒有人敢回答。可是自認爲是「人民的軍隊」的八路軍，自信一定是能得到老百姓的嘉許的，非要在場的老百姓回答此問題不可，於是終於有一個頭髮雪白的老頭子站起來說：「八路軍好，中央軍也好，只有老百姓是孬種。」記得大公報上常說，中國的老百姓太好了，其實是不正確的，因爲連老百姓自己都承認是孬種了呀！

二、廁所倒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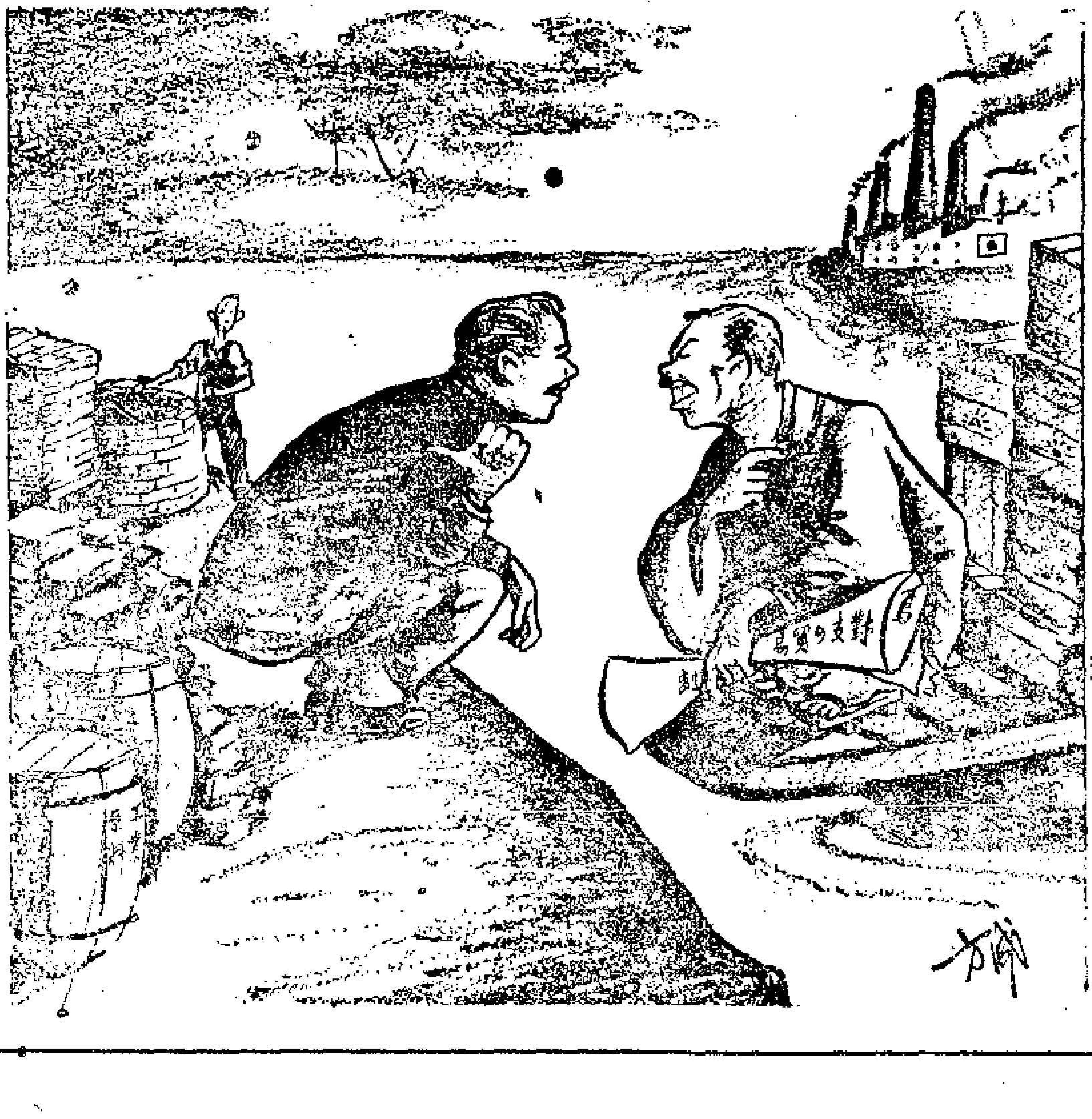
勝利以來，將近兩年的當中，我們只聽到什麼工廠關了門，什麼什麼的倒閉了；而聽說廁所倒閉的消息，還是第一次哩。

事情是這樣的，（下接卅一頁）



聯席會議

以身作則



觀察通信版

一樣爭民主，多樣的方式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近年來，民主已成為全民一致的要求，爭取民主已成為一句流行的口號，無論誰，無論什麼事，都得牽涉到民主兩個字。去年這些時，李公樸聞一多在昆明被打死了，為的是什麼？誰都知道。於今，一年了，北大清華都有沉痛的追悼會，許多青年咬緊牙關說：「聞先生！你沒有完成的，我們來肩起。」聞一多的死，聞一多的聲音，是一條路，是一面旗，現在已有不少的青年走上這條路了。這條路是什麼呢？反內戰，爭民主。今年五六月間，「學潮」泛濫到中國每一角落，學生們冒着水龍木棍遊行喊口號，為的又是和平與民主。但不幸遭受了當局的誤解　遊行時，高懸逮捕；遊行過後，要提早放假，要勒令歸家。政府總算勝利了，天津的南開北洋留校的不過寥寥百數十人，北平各校雖沒有舉行這一項命令，但誰不明白當前的局勢！「反內戰就是反對政府」，你能戴得起這頂帽子嗎？學運無法開展了，學生們得來一個[illegible]期的冬眠，代之而興的，却是一片「戡亂」（[illegible]好）的呼聲，他們的目的也就是為了和平與民主，這只苦了無知的老百姓，不知究竟信誰的好。

學運之後，來一次戡亂救國大會，這並非奇蹟，而是一個公式。重慶「一二五」之後有「二二六」，北平「一二卅」之後有「三一四」，「五二〇」「六二」之後來一個「七二〇」，難道不是很自然的嗎？這戲演得倒非常出色，學生們反對什麼，「民衆代表」們便擁護什麼；學生們擁護什麼，「民衆代表」們便反對什麼。而且，學生們一動，就被目為「紅棍子」或者「被利用了的」。「民衆代表」呢？「出自愛國心的激發」。「民衆代表」所以如此作為者，撇開「愛國心的激發」不說，理由非常簡單。誰都知道，今年是選舉年，也誰都知道，中國被天荒的有所謂職業代表，這些宜留給誰做，不言而喻。古語有云：「食君之祿，分君之憂」，凡有助于政府者，凡政府暗示要做的，自然只有「力行」，不必問其他了。單就北平一隅來看，這些人眞眞是賣了力。平市「二一八」逮捕案後，十三教授發表人權宣言，反擊十三教授的是他們。「三一四」愛國護權大遊行，是他們主持的。「五二〇」時的「肅清內奸運動大會」，又有他們的份兒。最近的「七二〇」戡亂救國大會，要算是他們的最得意之作了，據他們宣稱：這會將與「七七」同樣永垂不朽。

這個「永垂不朽」的大會，不在太和殿前的廣場舉行，也沒有「十萬民衆」來參加，而在國民戲院召開，到有代表三千餘人。主要的課題，是協助政府戡亂，有一個代表高呼：（一）大家要踴躍輸徵，（二）大家要慷慨輸將。戰時的老調子，又在古城輕輕地彈出來了，與前此學生們喊的「反對徵兵徵糧」恰好針鋒相對，世界似乎換了一幅面目。其實，這不過是動員令頒佈後的一次公開宣傳。這幾天，北平相當緊張，迭傳有幾個軍事會議，陳誠將軍也飛來參加了。本來，總動員令頒佈後，此間頻傳主席要來坐鎮北方，親臨參會於是請來定北平為夏都，平市準備迎駕的也忙過一時，但迄今為止，主席行止未定，陳將軍雖來過一趟，也因戎馬倥傯，未留下什麼「豪語」。據聞東北華北國軍都有了新部署，後事如何，我們且等着瞧吧！

在這反內戰與戡亂交替的聲中，平市又出現了一支民主生力軍，那便是以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教授為中心的市民治促進會。有人把國共爭「民主」的戰爭比為二龍搶球，球本是人民的，市民治促進會的目的便在促進人民把自已的球拿過來，因為眞正的民主建築在全民的控制之上。該會籌備已好幾個月了，它的理論基礎可參考張佛泉的「城市是行憲最自然的起點」（見天津大公報三月九日星期論文）。它於七月十九日下午四時在平市歐美同學會成立，已選舉胡適為理事長，張伯苓為常務監事，以下便是它的，成立宣言。

「民主政治的意義是人民自己管理公衆的事。人民自己不管事，當然別人就要來代管了。我們平時沒有養成參加管理公衆事務的習慣，往往不能享受公民的權利，也往往不肯担負公民的義務，所以我們至今還不曾實現建立我們的民主政治。

我們為了要督促我們自已來担負一點民主國家的公民責任，所以發起這個「市民治」促進會。民主政治是一種技術，技術是需要學習訓練的。我們認定民主政治的學習與訓練必須從我們自己最關切的社會做起。我們是平津兩市的公民，我們希望從兩市的自治工作裏開始我們民主生活的學習與訓練。

我們感覺，一個現代都市在民主政治的發達史上有特別重要性。都市的人口衆多，教育進步，智識水準高，交通工具便利，與論監督機關也特別發達，所以都市應該最適宜於民主政治的試驗與推行。但同時又因為都市太龐大了，生活太複雜了，事務太紛繁了，個人往往望而生畏，望而却步，往往不敢參加都市的政治生活。我們這個會的目的是要提倡：我們住在都市的人，應該認清都市的重要性，利用都市的優越條件，征服都市的特殊困難，大家努力為我們的都市盡一點力，做一點事，

我們這個「市民治」促進會不是一個地方性的政黨，更不是一個全國性的政黨。這個會只是一班有職業的公民的業餘集會。我們想不時聚在一起，談談地方公益

事業，研究改革方案，希望鼓勵起我們大家對市民治發生興趣，用公平的，公開的，民主的方式來訓練我們自己做一點促進地方民治的工作。

這個會的任務，簡單說來，只有幾項是我們可以努力做到的：

第一是調查：我們想要調查市民的生活狀況，市政的設施，市民選舉的實際情形，以及大家需要知道的事實。

第二是研究：我們想邀請專門學者來幫助指導我們研究市政問題。憲法第一一八條說，「直轄市之自治，以法律定之」。我們盼望我們研究的結果，也許可以擬出一個「市自治法」或「市憲章」的草案來供全國人士的討論，或政府的參考採擇。此外，研究的範圍當然可以包括市教育，市選舉法，市行政組織，以及有關市民治的各種問題與法規。

第三是討論：我們希望這個會能夠時常舉辦有關市政及市民權利義務的講演會或討論會。會中或會外學者調查研究的結果都可以作討論講演的資料。在相當時期，——有經濟力量的時期，我們也許可以把討論講演的記錄印刷公佈。討論成熟的結論，我們可以提供市議會制爲法令，或建議市政府試驗施行。

第四是學習與訓練：我們希望這個會能夠盡一部力量來勉勵我們自己和同市的公民充分參加各種選舉，充分參加公益事業，充分營謀市民福利，充分督促政治經濟的改善。只有這樣才可以得到民主政治的學習與訓練。只有這樣才可以督責我們自己站在各人的職業崗位上努力做一個有力量的公民。」

在成立大會裏，胡適校長鄭重宣佈：這不是一個政黨，他們並非要藉此來競選，主要的意義是教育人民，訓練人民。但是，民治是需要政黨的，主張市民治最力的張佛泉教授一再說明政黨本身是不壞的。胡適校長於七月二十日發表了他的「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希望國民黨由乙式政黨回到甲式政黨，容許反對黨的存在。換句話說，他們是要和平的，有和平而後有民主。

在今日，儘管爭取民主的方式不一，但民主只有一個，爭取民主只有一條路。不幸，放眼望北方，一片血腥氣，而大員要人飛來飛去，變形的買賣選票，也隱有所聞。真正的民主仍然可望而不可即啊！

（七月廿二日下午）

從粵漢路慘案看中國的公共事業

鄧嗣禹

（觀察廣州通信）

粵漢鐵路最近發生一樁死了七八百個旅客的慘案。其原因是値得檢討的。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下午五點二十分，八五　號列車從韶關開出不很遠，在英德橋出事了。車頭及十一個車廂，皆掉在急流的河中。末了一個車廂，一半在橋上，一半懸在半空。車中說是裝載了三百個換防的軍人，六百多個旅客。有幾個車廂，滿載豬牛貨物。出事之時，附近的民船及駐軍，不救人只搶擄豬牛充飢。出事之後，路局對于幸獲生存或跳車受傷者數十人，又無適當的醫治與照顧。出事後數十小時，交通中斷。第二次通車至英德橋時，路局不備船隻，載旅客過河換車，而讓他們自帶行李，自找渡船。這是粵漢鐵路英德橋的慘案，恐怕是鐵路史上最大的慘案之一。

本文作者出外十來年，回國來看到兩種顯著的進步：一是航空事業的發展，二是火車免票之取消。十餘年前，坐頭二等車的人，多半不買票，買票的是擠在三等車中的貧苦客人。一個普通大學生，若是在鐵路局認識一個小職員，就可以找到坐一二等車的免票。其他有勢力的人更不用說了。在那樣的情形之下，鐵路還是賺錢的機關。現在無票乘車的人，尤其是所謂特別快車，已少至鳳毛麟角；路局的高級職員乘車，據說也要買票。我想中國財政部從鐵道方面，一定有一筆很大的收入，鐵路設備，一定有很大的改進。然而事實上只有火車加價，却却少有改良的地方。國內別的鐵路不進步，皆歸罪於共產黨的破壞，粵漢鐵路在近兩年來，未遭受軍事上的破壞；今年湘米糧便宜，生活程度不高，票價似可維持原額。可是也加了好幾倍。加價的理由，鐵路上的職員莫明其妙，旅客更是莫明其妙。一年以來，運費已一再增加，而建設一仍其舊，看不出什麼進步。

去年九月我乘坐粵漢鐵路時，看見許多輕便鐵橋或臨時搭樑、用小小的甚至彎彎曲曲的樹枝架起，火車在橋上慢慢移動，好像一個骨瘦如柴的肺癆病人，抗了一件百多磅重的行李，雖然竭力在掙扎，而左右擺動，我很替他担憂。每過一渡河水汪汪的滑樑，我要出一把冷汗。我想這樣的輕便鐵橋，遲早要發生慘案的。

去年有輕便火車，今年沒有了，我不知道這是進步還是退步。去年把二等車廂改作頭等，三等改作二等，車上破破爛爛，窗戶也不完全，飯車狹小擁擠，髒污不堪，今年仍是一樣，連衡陽那樣大的車站，痰盂也找不出幾個，旅客如不願隨地吐痰，又未帶夠手巾時，就要跑到大門外去吐了。

「慢」是中國文化的特徵，粵漢鐵路兩年來在太平環境之中進步的遲緩，可說是嘆觀止了。

據我親身旅行的經驗與觀察，此次大慘案的發生，是由于路局辦事人的腐化與玩忽職守。局長如重視路政，重視人命，就早當把橋樑修理結實，不當把臨時鐵橋永久使用，等到出事以後，才去修理。站長段長如履行職務，也當早知英德橋的危險，或報告路局修理

今日的開灤煤礦

本刊特約記者

開灤的成績

（觀察天津通信）開灤煤礦在七十年前（一八七七年）本為供應招商局洋船為運輸對太平天國作戰的工具所特設的煤田，也就是庚子以後改為中英共管達四十七年的煤田，也就是淪陷以後從民國二十八年起日本為對抗同盟國而冶鍊殺人武器的煤田。這煤田，今天的用途又恢復了七十年前的歷史，不僅對國內，而且成為中國政府與英美攜手的一大有力的武器。

開灤公司在這一年中真是盡了他最大的努力，先舉這樣的一個數字：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日產	六、〇〇〇噸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日產	一二、五〇〇噸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一日	日產	一三、五〇〇噸

從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共生產了三百十七萬噸。這個數字已是全國最大的煤產數字，其分配又如左：

鐵路方面（北寧、平古、平漢北段、平綏、津浦北段）	七〇九、二〇〇噸
北平市用	二一三、一〇〇噸
天津市用	四七四、四〇〇噸
塘沽	四八、三〇〇噸
礦區（包括漢沽）	四九九、八〇〇噸
秦皇島	九二、三〇〇噸
上海（包括漢口、平漢南段京滬滬杭兩路華南及南口的一部分）	一、一五九、一〇〇噸
青島	一三五、三〇〇噸
輪船用煤（包括天津及秦皇島出入之船）	八四、二〇〇噸
共計（其中包括儲存之煤炭）	三、四一五、〇〇〇噸

開灤公司是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行政院發還的，英國人的開平及中國方面的灤州兩公司又恢復了民國二十年的協定，繼續合作到民國三十九年。那時候，也許就是河北省的東交民巷收回清理的時候了。●

礦地近況

半百的歲月過去了，唐山、唐家莊、林西及趙各莊各礦間各有其巨大的煤灰堆屹立如山，英國人和比國人雖然相當修正了他們的超人地位，但是中國的首腦部已有取而代之的影子，高級職員，中級職員及低級職工間，似仍有一道不易透風的牆，正像那頗有歷史的包工制度似的，任何人都可以知道是不合理的剝削，但一時也不容易廢止。

據總主管魏[illegible]說，這一年多的努力，重心是在於把機器修好，把工人的效率提高一下，但是過去一年總要預存三年的材料，經過日本人還幾年的榨取，所餘已然無幾，這一點顯然說明困難是在增加中。尤其是運輸，鐵路不

，或減輕列車重量。且粵漢鐵道出事，不止英德橋一次。在七月內頭十天，聽說還出過其他兩件事情。如七月五號飯車出軌，又有某一天，兩個車頭碰頭。可見路政的腐化是發之有素了。七月十二衡陽報紙登載車站上一點消息，路局職員及路警，大罵新聞記者，說是「他媽的，他登我們的事情，要打毀他們的報館」。普通的小事情，外部不容易知道，或不容許知道。就是英德橋慘案死亡的人數，路局人員也是諱莫如深。在站長室門口，有關死亡人數多寡者，嘴裏說「兩三百吧」，卻伸出一個大手指與食指作手勢，告訴屋內的同事。

在粵漢鐵路上補車票，或由二等換到頭等，或買睡鋪，照例只由旅客給錢而沒有收條的。我由武昌上車時，由上鋪換到下鋪，找補一萬元，沒有收條。另外一位青年會的朋友，由二等換到頭等，找補十餘萬，也無收條。

粵漢路頭二等候車室的茶房，每月恐怕有好幾百萬元的收入。每開一班車，到裏面候車的人喝茶，各給茶錢一二千元，還不算什麼。最重要的收入是賣「飛票」。買頭二等火車票，非大要人或路局中有朋友，不容易買到。候車室的茶房代買，卻非常容易。每張票多出幾萬元，茶房跑到票房裏，馬上把票拿出來了。不然早去站一兩個鐘頭，快要輪到你買票的時候，茶房在後面叫一聲賣票人的名字，「我還要五張，鈔票不要數，明天我送進來」，五張票馬上拿走了。輪到你的時候，賣票的人說，沒有頭等票了。就我個人說，我先登記，得站長允許，買票時犯規跟着茶房跑到售票室才搶着一張頭等車票，可沒有臥鋪。其他先跟我排隊等候的幾個人，皆未買到。上車之後，有四五個床鋪空着的，求站長賣給我，站長說不行。稍後車廂裏的茶房卻能賣給我。交給他幾萬元，又是無收據。

這是我親身經歷萬真萬確的事情。據我的觀察，似乎是上下共同作弊。上級職員不聞不問，所謂「水太清則無魚」之謂也。上級職員不計劃大規模的改革；下級職員，樂得佔小便宜。結果，不管粵漢鐵路一帶地方是怎樣的平靜，人工物價是怎樣的便宜，兩年以來，鐵路建設無改進，「特別快」差不多站站停留，等于特別慢。而票價卻加了好幾倍。路局的收入不全報部，交通部當然非一再加價不可了。中國人不值錢，英德橋淹死的人，還不如淹死的豬牛什物，有人搶撈。中國老百姓出錢，得不到安全的保障與幸福的享受，而這筆錢又不能全歸國庫的收入，只飽了幾個人的私囊。這是中國公共事業的經營，也是中國事業進步遲緩的原因。讓我再說一句，「慢」是中國文化的特徵。中國人的自私自利，營私舞弊，又是社會混亂與一切事業進步遲緩的總因。（七月十九日、

暢時候，礦山上沒有地方存煤，而礦木又從外面運不進來，也會影響了工作。

唐山礦區在包圍中，而始終不亂。開始固然是由於美軍的奠基，但與礦工待遇的優厚也不無關係。這裏井上井下的職工合計要達五萬，而家眷尚不在內。礦工的工資及實物折合起來要超過了戰前的水準，每人工資基數不得少於一元二角，四月份生活指數為一萬多倍，到五月初由於煤加價百分之二十，於是便增為二萬倍，到六月初，又增為二萬七千倍。礦方為了不使礦工受包工頭的剝削，每作工十日，即可發給頭號麵粉一袋，到月終還有一點定量的煤。工人安定了，唐山的治安也就跟着安定了。直接使工人收益增加（自然免不了水漲船高），而間接是為了江浙腹心的動力與光明的延續。

開灤煤共分為兩種，一種是市價煤，按照成本及運費來決定的，一種是工業特種用煤，由國家來貼補的。當前者在市面每噸賣到四十七萬元時，而後者的價格仍然是六萬元一噸。在最初的意思是想以此安定共用事業增加生產，但是到今天，除了政府的補貼不算外，開灤本身的借款已超過了五百億元，每到礦場發薪之日，物價便起一次大波動，自白的鈔票狂流冲毀了一切，工人的生活未合理化以前，也因此而造成了不少罪惡。

在礦史上，民國二十九年至三十年曾達到每日生產二萬噸的數額，而今天也正是向着那個數字的目標前進。

中英之交

當勝利到來後，鄉村的共軍依然包圍着城市，唐山區日夜不安。在河北受降之前，東三礦中的大礦林西曾被共軍一度衝入，卒由那靜候繳械的日軍重新舉起槍來打了出去，比鄰的唐家莊礦區，也轉危為安。趙各莊曾一度成為眞空，秋風陣陣涼的時候，一批由東北偽軍改編的軍隊開過來，第二天，共軍也來了，雙方打了一仗，共軍退了。這以後，便是美軍自塘沽登陸佔領了這個礦區，保護着大英及比利時王國的子民重來一溫舊夢。

英美算是中國政府的兩大「盟邦」：美國用了軍隊，而英國則貢獻了技術。在前者的武力保衛下，由後者來整理生產，由日產六百噸遞升到日產一萬四千噸，於是當局說，「開灤雖然礦權屬外人，但已然成為國家的一部，密切到不可分割。」這一年來的變化是很多：鉅下野了，前總務處長王崇植（這是南洋中學的學生，五四運動時的代表，由清華畢業後留美）升任了，但同時又加了一位Pryor作總經理。魏脫是東西各礦山的總管，但同時還有比人Walrarans作唐山總礦長，比人Duffasive作林西的總礦長。他們都是三朝元老，日本人時代依然在皇軍下為大東亞戰爭而增產。兩位返英打仗的青年工程師也回來了，Masterton是趙各莊的井下管理，Rotter是唐家莊的井下管理。被日本人關到濰縣集中營的洗煤工程師Dr. Chapmen一出獄就回來了，方才回國。

日本人主持時候估計地下儲煤比舊日還多了三倍，於是不肯死心的英國人，對從英國請來一位地質專家Matthicer博士來作為總礦長的顧問工程師，專門在採尋檢定新的煤田。（資源委員會礦勘隊也派了一批人在礦上工作了兩星期，認為新礦的希望很大。）

一位在開灤相當有歷史的中級人員說：

「中國就是倒楣的時候，也就越是開灤發財的時候。」

開灤的煤質並不十分好，在北方以灰分多馳名。抗戰之前，裝了一部五百噸的洗煤機，但自三十年以後就沒有用，因為各方的需要太殷，不必加工了。唐山礦的程度到了地下二千公尺，這種生產成本也到了世界的最高記錄。

礦區如孤島

開灤所屬的四大礦區之間的聯繫，只有一條國有鐵路，距離雖不過只有十幾里路，而旅途總是不太安寧。往往騎自行車的人白天就被人搶去了。利用着來裝煤的船，來的可以運些上海的百貨，外洋麵粉，和一些高級人士享受的東西。礦區雖在大陸，但經濟則實如在一個孤島，周圍的鄉村在死死地包圍着城市。

中國職員們比較高興的是，自從美國兵來了之後，在槍桿子之下，把英國紳士的又臭又緊的習慣取消了不少，如必須穿禮服，如階級感，如社交上的儀式。白領紳士們沒奈何，於是一個吉普女郎也能出入於高級員司的俱樂部。而且圖書室中，在西文書外，也能有了「觀察」、「世界知識」這一類刊物。再者還有七十年來第一次演中國影片，那就是沈浮編導的「聖城記」，也在勝利之後一年向白種人作演出了。

灤州礦務局時代創辦的，歷史最久的馬家溝礦場，一九三五年起，水淹作廢。唐山產的西山礦場的水出個不完，也只好把礦場變為兩個自來水源之一。從馬家溝到陳家嶺，這礦區的脊梁上，在高煤價的狀態下，陸續產生了二百二十幾個小礦，各有各的靠山。實際上，也可以說都是支持在槍桿子上面。與開灤礦成為一種對峙的狀態。

這裏的五萬多井上井下的工人，（包括着童工），雖然說是待遇好，一月不休息，可得百萬元，三袋洋麵及半噸煤。可是他的臉色都不正常，大包工頭制度下，他們個個人都在剝削的掌心中，另有其最黑暗的一面，設備不如前，「井下的電車一邊走一邊漏煤，為了節省礦木，一劈二，隨時有出危險的可能。趙各莊礦山有一萬二千五百盞燈的燈房，「沒有保險燈，工人在地下沒有了眼睛，」可是這些燈中只有半數可用。不僅工人，工程師也開始有死的。設備朽腐，工作加緊中，高耀璽、高恩元、在林西被電車撞死了，孫封印被落煤打死了，這還是莊礦史上的第一次。

趙各莊的四口井過去曾日產八千五百五十噸，保持全世界的最高紀錄，今天大家都在增產，但都在想：

「今天增產又是為了什麼？」

內戰中的開灤

開灤的工作極緊張（下接三十一頁）

週末閒欄

養士教育的窮途

陳孝禪

春秋戰國之際，那些手握兵權財權的諸侯卿相，都羅致許多食客，越王句踐養士六千人，孟嘗、信陵、平原、春申、呂不韋各有客三千人，而孟嘗君在薛招致任俠姦人六萬人。此風一開，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都養客無數。秦漢之際，張耳陳餘賓客廝役，皆天下豪傑。田橫死士五百，數目雖不足道，而轟轟烈烈，一齊自殺，尤為歷史美談。高祖以後，陳豨招致賓客，淮南王收聚罪亡，梁王招延豪傑，魏其遊士爭歸，四公子流風餘韻，有漢一代，還不絕如縷。這樣一來，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異同，擊劍扛鼎之流，雞鳴狗盜之徒，莫不應有盡有，食肉衣錦，乘車揭劍，招謠過市，連南郭先生一類傢伙，吹竽濫廁，也一齊出現，眞是百世盛事。

有人歎惜豪門權貴，既斷養了這麼多人，國庫的支出，人民的負担，都不勝其煩，何不下令逐客，各歸田里，從事生產，免致禍國殃民呢？這個疑問，可謂書生之見，根本不懂政治的妙用。蘇東坡對於這個問題，說過精闢入裏的答案：

「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猶鳥獸之有鷙鸞，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於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這一席話，把中國教育史看做中國養士史，如果應用在今日，除「隋唐至今出於科舉」之下，應補充「民國以來出於大學」一句之外，沒有半個字虛浮，我想研究今日的高等教育，儘可以不懂孟祿杜威，也不必知道統計測驗，能夠體會這番意思，對於大學教育的領悟，一定更深切精確了。

現在國家為什麼花錢設大學辦教育，我們不必翻閱教育宗旨，尤其高等教育機關，決不是「研究高深學術 造就專門人才」那麼一回事，只須印證事實，就不難下個正確的結論。

說到辦教育，起碼要有充足的經費，豐實的設備，優良的師資，還要一個安定的環境，使教者學者潛心研究學習。今日的大學，距離這個條件太遠了。在戰後，錢本來已經不值錢，而教育經費只佔國家總預算一個極可憐的百分比，試看報紙，這裏呼籲加薪，那裏要求改良待遇，不是爭取實物配售，就是請願公糧官價。校長在飛機汽車之間打轉，總務長天天為銀錢柴米張羅。查帳簿，造報銷，廚房出毛病，膳總鬧風潮。罷課罷教，遊行請願，大家鬧的正和孟嘗君食客馮驩的要求一樣：

長鋏歸來兮食無魚。

長鋏歸來兮出無車。

長鋏歸來兮無以為家。

設備呢？在今日好像不大成問題。宿舍擠得像沙丁魚，到底有個躲避風雨的處所，反正戰時吃慣苦。圖書也不是頂重要的東西，沒有書索性睡大覺；沒有儀器做實驗，大家好聊天；參觀調查實習既然沒有經費，不如去打太極拳；甚至有的為爭開水而打架，有的因為無粉筆黑板擦而發牢騷。於是大學個個遊手好閒，滿腹怨恨。精力充沛的，搬弄是非，搞些學業以外的噱頭；安份的，只等年限一到，文憑入手，什麼也不必過問了。

師資呢？當然有些學者教授，仍本着「崇高的思想，平凡的生活」的古訓，啓迪後輩，出於迷惑之境，無奈這樣的人太少了。大學教授也是人，血肉之軀，怎經得起生活的摧磨？妻子啼飢號寒，兒女街頭流竄，井臼養育，樣樣躬親，如此一來，那能安心教學研究？謹愿者，寫本英文捷徑，入學題解，騙騙中學生的錢；狡黠者，結黨鑽營，奔競於權貴之門，角逐於投機市場；下流者，開片小食店，弄個銀行小差事乘；彼此都為了生涯。今日還有多少人去吟味哲理，推敲詩句呢？

加之時局動盪不定，第二次世界大戰才結束，第三次大戰的聲浪又傳來，原子彈、宇宙線、病菌、一切窮兇極惡的武器在宣傳，在試驗，在製造，整個人類的毀滅，幾乎就在眼前；但和平的福音也若斷若續。矛盾的哲學，衝突的政理，相違的教義，新與舊，東與西，左與右，內與外，一切都披上眞理的外衣，搖幌於羣衆之前。以今日大學的智慧，尚沒有眞偽美醜善惡判別的能力，而流於徬徨、狹隘、甚至背謬就不能避免了。

樂觀的論者，看到教育的社會作用，就斷定教育為改造社會的工具。其實教育的效果，還要看社會的性質。光明的社會自然需要教育，使社會更光明。黑暗的社會，本來就不能產生轉移社會的教育，即使刻意去改進，也因社會各方面相消相尅、甚至相反，所以黑暗社會的教育，往往使社會更趨黑暗。

一個社會，只有投機取巧之門，奔競鑽營之路，陰謀暴戾刻刻對你招手，篡奪貪婪時時要你幫忙，加上社會業務，根本沒有學識的需要，今天可辦外交，明天會辦鐵路，在銀行是這麼一套，入衙門也不過如此。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只得把書本束之高閣，拜老子，入黨派，呈履歷，求奧援，結鄉親，踐迎拒，鑽分數，捧文憑，這般情形，任你春風化雨，怎能陶鑄多士呢？有一個迂拙的教授怪責學生不用功，學生說：「學得頂好也不過像你先生一樣窮苦，還有什麼意思呢？」

今日的大學就完全不是本來「研究高深學術，造就專門人才」那番意思，教育的意義，淡到欲無。不過大學雖然失却教育作用，仍有別的用途，否則早已關門大吉，斷不會人員一天比一天多。然則大學的作用是什麼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大學教育的本質就和秦漢之際的養士毫無二致。本來養士沒有教育，教育不能養士，而今日的大學却具有養士和教育的作用，所以姑名之爲養士教育。

所謂士，照蘇軾的分析，有智勇辯力四類，他們具有知識和能力，而從被統治階級爬上統治階級，他們不僅不肯任人剝削，而且生活所資，憑藉士的身份和書本的知識，非剝削別人不可。這類人在統治者的心目中就是國之蠹，鳥獸的猛鷙，昆蟲的毒螫，如果百姓出其粟米麻絲以事其上，不分潤一點殘羹冷飯出來，這些人大抵要鼓噪的，用現代的話，就是恐怕「誤入歧途」，所以國家預算教育經費也須佔一小小的百分比，蘇東坡也肯定說：「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

說到教育經費，這裏也有一個鐵的事實：不論教育經費是多是少，並未曾照辦教育的常軌，用以增進教學和研究的便利，絕大的部分，都由手到口，用來養士，而且只有單純的口腹之養。大部分教育經費既用來養士，照理飯該吃得飽，事實上也不盡然，兩碗粗米飯，一碟開水煮的青菜，吃上半年，個個面黃肌瘦，營養不良。學生貼標語說：「飢餓，上不得課」，其實這並非政府的官員故意虐待，像孟嘗君的左右，看見孟嘗君的臉色不大高興一樣，「粥少僧多」才是基本原因，要改善也力不從心，教育行政當局已盡了最大的努力，確是實話。從這一端可知道今日大學養士的龐大。

近來頗有主張公道的人爲中小學生的不平，不錯，全部教育費用在高等教育方面花的最少，中小學生的負担有時反比大學生繁重，學費高，公費少，都是中小學生委屈之處。照養士教育的原理，倒有幾句安慰的話，再過若干年，他們的思想行爲有了「誤入歧途」的危險，換句話說，具有士的資格，也會受國家的禮待的。這個意思很重要，却爲各方面所忽略。對於大學生的特別優待，也許不是有意的偏袒，但事實上中小學生不會貼標語，遊行請願，即使經費的分配小到可憐，也沒有什麼異議的。胡適之先生對於中小學生待遇微薄，頗有煩言，大概一時忘記了教育的養士作用，否則不以爲怪的。

一個月以食米二斗三升和幾萬塊錢，如果能夠羈縻天下之士，自然便宜不過，高士如陶潛且不肯爲五斗米折腰，那麼二斗三升對於濟濟多士有什麼魔力呢？粗粗想來，目前生活雖然十分困頓，畢業以後，前途却有無限希望，士大夫們所憧憬的恐怕還在於委任薦任簡任一串的官階，一鄉一縣一省的勢力罷？社會始終需要無數的人才，不論有沒有本事，誰也不能堵塞上進之路，這是養士教育的妙用，也就是大學不會關門的理由。

養士教育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養而不教，從士的方面說，就是吃而不學。我們翻遍戰國策史記，沒有發見養客的權貴豪門，曾經聘請名流學者來教育他們的無能的食客。現在的大學在理論上固然是一個教育場所，但實際上却因爲經費困難，設備不全，師資欠缺，不能發揮眞正的教育作用。有些放下書本馬上等因奉此的是教師，舟車風塵僕僕會議舉手顯類的是敎師，弄點外快兼差遙領的也是敎師，他們有什麼道德文章傳授給學生呢？有些靠要人的條子入學的是學生，戀愛清談混日子的也是學生，只須通過入學大關，睡覺四年，不能畢業，那才笑話呢？大學裏的敎師學生，與其被看做敎者與學者，毋寧都看做被豢養的食客，如此把買儀器的外滙去換棉花，把學術研究費改做燈油茶水費等等，都是養士原則演繹的必然，不足爲怪了。

養士教育既然養而不教，那麼治術人才將何由出呢？黃梨洲在明夷待訪錄有一段透澈的話：

「三代以下，天下是非一出於朝廷，天子榮之則羣趨以爲是，天子辱之則羣擿以爲非。簿書、期會、錢穀、戎獄，一切委之俗吏，時風衆勢之外，稍有人焉，便以爲學校無當於緩急之習氣，而其所謂學校者，科舉囂爭，富貴薰心，亦遂以朝廷之勢利，一變其本領。而士之有才能學術者，且往往自拔於草野之間，於學校初無與也；究竟養士一事亦失之矣。」

可見養士不敎士，科舉囂爭，富貴薰心，並不是現代大學的特色。至於司法行政經濟軍事等技術人員，自有幕僚祕傳，否則取之訓練班職業學校也未嘗不可，於是大學的職能，保守經驗，探討眞理，創獲學術，訓練人才，就可有可無了。

教育既以養士爲鵠，毋須培養指揮生產的人才，只須彼此相安無事，便算天下太平，正如陸賈對劉邦說的，「賢愚異議，罷黜異科，長幼有節，上下有差，尊卑相承，雁行相隨」。要達到這個目的，須嚴守「天下是非一出於朝廷」的宗旨，而一向大學被人號稱的學術自由，就被剝奪殆盡了。許多大學傳統的學術自由，一變而爲「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的「一」，行政敎學研究學習都自上而下，大學只須奉行功令；實際效果，一律置諸腦後，教員敎學研究成績如何，學生能力德行怎樣，都無人過問，倘使以朝廷的是非爲是非，眞的「尊卑相承，雁行相隨」，可算全部教育目的的實現了。

剛才說養士敎育毋須培養指揮生產的人才，從近年設立學校的歷史看來，好像不盡然。中國的新教育是由帝國主義的侵略鍛鍊出來的，早期聲光化電，堅甲利兵的一套西藝西學，本具着反擊帝國主義的戰鬥性，但是武備學堂，水師學堂乃至治礦學堂，造船學堂的秀才們，還不是一個個上衙門聽鼓應官，那裏有「維新」的影子？一個小農社會的生產方式沒有變更，不具資本主義社會相應的條件，現代的生產教育，必然無法推行。張之洞李鴻章式的西藝教育的失敗，已成定案，豈不足爲近年實科敎育的殷鑑？在「建設」口號底下，實科教育言之成理，在提倡與鼓勵之下，數量已壓倒文法科。辦工科有沒有工廠，辦農科有沒有農場，辦醫科有沒有醫院，在養士教育者看來倒無關宏旨，而實科學生思想的正確，行爲敦厚而有禮，就算不辜負養士的苦心了。

小農社會的生產方式既沒有變更，每個份子，只須孝悌力田，完糧納稅，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便算了。他們根本不需要教育，而政治上也不必以善

及教育爲綱領。（義務教育乃是歐洲工業革命的產物，中國歷史上沒有這個東西）。正因爲這個緣故，受教育的人數越少越好，所以無論選舉也罷，科舉也罷，學校也罷，一律有名額的限制，使各安其處，到剛剛能夠指揮百姓，致君堯舜便足，斷不能漫無限制，養士的名額雖然多多益善，到底要國庫能供應才行。因此之故，養士的費用，不能予求予取，「食以草具」的窮辦法，究也無可奈何。至於名額的限制，現在雖不像科舉時代的嚴格，但辦多少學校，招考多少學生，多少學生可獲公費待遇，不是沒有算盤的。競爭考試是限制名額的具體辦法，入學要考試，畢業要考試，至於什麼會考聯考總考普考高考等等，無非把士的名額，凍結於一定的數量之內，不致膨漲。倘使士的數量太多，超過社會的需要，秦始皇就有焚書坑儒的辦法；等到數量不敷，自有董仲舒之流出來唱與大學，養賢士。這樣養之又殺，殺之又養，就是平衡預算最好的辦法。

養士教育的方法也是八股的方法，把將經術經世，高頭講章的考試方法，使天下士人一齊鑽進牛角尖，越做得八股，頭腦越糊塗，越當得奴隸。張之洞曾說過「寓科舉於學校」的話來安慰那些反對廢科舉與學校的冬烘先生，其實這句話正道破四十多年來新教育的底細，把將西洋配合科學組織機器生產的教育，搬來作爲誦讀考試，獵取功名利祿的工具，還不是「寓科舉於學校」一句老實話嗎？考試原是檢查教學結果的一種手段，决不是教育的目的，但現在往往一變而爲壓迫學生的武器，學生在學校一天到晚，誠惶誠恐，在考試闈考得一蹋糊塗，他們背上書，考出試，就叫做「成績」，至於能否處理實際問題，便無人過問了。作者曾聽過一個中學生在背書，聲調抑揚似誦桐城派文，細聽才辯出一大串 H_2O，問他水怎樣電解，則茫然莫知所對，天下誤人子弟的教育，還有甚於此的麼？

在一大統中央集權支配之下，學術本來已經奄奄一息，卽使有所謂學術，也不過代聖人立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想不出位的點綴品而已。班固說：「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迄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枝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蓋利祿之路然也。」養士教育的學風，只須發見利祿之路，敷衍文章，一經可說至百餘萬言。我們今日雖然沒有皓首窮經的書生，但是升官發財的捷徑洞開，「天子榮之則羣趨以爲是，天子辱之則羣摘以爲非」，是非既有標準，自易因循隨和。學校以及文官考試的內容，苟且不說，最可笑的　年初天津冬令救濟實施委員會舉行所謂「文實考試」給獎，試題三個，（一）吾人對於國家前途應有之認識，（二）試述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之意義，（三）平議物價芻議。窮途潦倒的文人，一樣要這套言不由衷的策論。再如檢閱今日出版界的實况，也不難發見班固的話仍有思慮的價值。

養士教育的宗旨，雖然以朝廷的是非爲是非，而藹檢踰閑的事實，蹤出不窮，甚至湧出危險的思想和行動。東漢太學生三萬人，危言深論，不隱豪强；宋諸生伏闕槌鼓請願，起用李綱；明末復社東林，清末戊戌政變，以及四五以後，歷次的學生運動，都可以證明他們受了國家的斷養，仍不肯就範。在統治者看來，這是反噬叛逆，防不勝防，廟堂震驚，市井騷然，而嚴刑峻法，不能不施，至此，黃梨洲「不特不能養士，且以害士」的預言，就擺在我們的面前了。

我們說了一大堆話，簡賅言之，養士教育的本質，不外政府以利祿爲誘士之餌，士以求學爲入官之梯。目的在此，而以教育爲手段，所以結果失盡教育本來的面目。試看今日大學三十餘萬員生，在半吃半餓狀態之下，免流爲文丐已屬大幸，那能期望個個做孔子顏回。教育風氣的敗壞，不是大學人員的責任，也不是空口所能整頓的。如果教育方針不改弦易轍，不把大學作爲探討眞理，培養人才的場所，尊重學術自由，增加經費，充實設備，注重師資，愼選學生，避免歷史上養士教育籠絡士大夫的方法，則大學教育永遠不能發揚光大。

定閱本刊，一次先付四萬元（平寄）或五萬元（掛．航）。

（上接廿三頁）因爲徐州接近戰區，爲了嚴防不肖分子潛入市區活動起見，出入必需檢查，於是在「檢查」的規定情形下，就檢查出花樣了；最後連運大糞出城也要在「檢查」的變態下，行了「方便」才可以出去；因此清除廁所的人因不勝負担而自動休假了，廁所只得關門大吉。至於其他，當可想見。

三、一個建議

記得半年以來，大公報幾次喊出「老百姓實在活不下去了」的哀號，但大官先生們有幾個能眞正的理解這句話呢？而眞正爲老百姓的活路設想的，那就更是寥寥了。現在我鄭重建議，任何一個大官（如院長部長等），都要和到中央訓練團受訓一樣，到鄉裏和老百姓共同生活，至少需要一個月，看看老百姓是否還可以活下去？老百姓到底需要些什麼；這樣一個月的「鄉村訓練」，應該比中央訓練團更有用些吧。

陶王　七月卅日　徐州

撤去貪官·提升污吏

編輯先生：河南合管處處長田夢嘉，前以貪污舞弊，由省參會籲請法辦，復經監察使署彈劾糾舉，政府始將其停職。所謂「停職」，不過是優待貪官，予以下台之面子而已。繼任人選，政府卽應愼選賢能，以補用人不當之前愆。乃頃悉處長一職，由祕書主任孟昭杜升充，此種消息發出後，不僅社會人士紛表不滿，卽我合作界同人亦一致反對。查合作事業乃爲一社會福利組織，河南合管處在田處長之領導與孟祕書主任之策劃下，竟弄成一個百般出醜無惡不作的貪污集團。田之撤職查辦，固屬罪有應得，而各項貪污內幕，率係孟之主謀，故彼實不能辭其咎。此中微妙情形，汴垣人士知者甚多，今政府不予孟以連帶懲處，卽屬失之寬縱，却更使之官升一級，此非獎勵貪污而何？且這種換湯不換藥之做法，無非是麻將政治之表現。復據確息，孟之升任處長，係中央某院長親筆函荐劉主席者，然則該院長對貪官污吏乃如此提拔，未知究欲置國家政治於如何地步耶？

貴刊主持正義，誅惡伐罪，（下接三十四頁）

一個冬天的黃昏

金隄

把這個季節叫做冬天實在是冤枉。瞧，路旁這些樹的綠葉在陽光中還不是閃得透亮？有人在掘溝，上身衣服剝得精光，在風裏頭就滿不在乎的一鋤一鋤掘，彷彿這是六月大熱天！這些人的影子，都伴着樹幹的影子，長長的投在路上，把黃色的路面劃成一格一格。

然而，可不也就是冬天了？草都枯黃了，縮縮瑟瑟的一根根蜷起，地面上就像貼着一片片焚焦了毛的羊皮。稀零的路人也有好幾個穿着大衣。

迎面緩緩走來一位穿黑色短外套和絲質藍旗袍的年青女人。人不太高，可是那雙罩在蜜黃色長紗襪和黑皮鞋裏的腳走路怪有風韻：在低頭看一封信，因此看不清楚臉部，但在輕輕的頭髮和潔白的信紙間透出來一種氣息，一種氣派，叫人能斷定多多少少是個清秀甚至美麗的人。

我想，她這樣專心一意的看信還要走路，如果我站定了擋住她的道，她是撞到我懷裏來還是抬頭望一望我？——無論她怎樣，反正我都願意。於是我就在離她三四尺的地方有意無意的站定。

這小娘們兒！也就彷彿有第三隻眼睛似的，不用提撞進來，連望也不望，繞個圈兒走過去了。只剩下我傻里瓜氣的站在路上，鼻子裏聞到一陣清淡的脂粉香，惹我怔得癢癢的。

人都喜歡被人注意，也不知是何故。她不抬頭望我，我就彷彿受了重大的委屈。怒氣冲冲的轉過身，看見這女人已經加快了腳步，頭也不回的走去。我正考慮要不要追上去跟她評評這個理，她扔下一個紙團。這傢伙，看了人家辛辛苦苦寫的信，隨手就給扔了！我立刻感到一種同仇敵愾的氣憤——不知道那地方的一個什麼樣的男子，又是活該倒霉，要幾夜白白睡不成覺。

等她走遠，我便過去檢起那團紙，預備把事情弄明白了再在心中向那男子付出充分的同情。最好是連信封一塊兒檢到，那麼還可以把這分同情表達出來。

厚厚的，有那麼十來張。那女人已經把紙撕成對半，顯得稀爛。真不想看，可是字跡仍舊可辨，而且非常潦草，那潦草却引起了我的興趣。我便學她的樣，却取了相反的方向，一面走一面拼拼湊湊的開始唸。在路上不方便，而且天色漸漸轉晚，風也刮得我幾乎沒法整理手中的紙，我看了半頁便快步跑回我那個也算是家的小房間，亮了燈，把紙鋪在桌上，耐心耐意的唸下去。

唸完後，我不再想「同仇敵愾」的事，只想給朋友們看看。既然那位小姐毫不在乎，我想我也可以很大方的公諸同好。

明：

擇了一大堆書，興冲冲的回到宿舍裏來。今天已經決定畢業論文題目，馬上可以開始把自己埋在書本紙張裏，可以做一點比較有意義有分量的事情了（至少對我自身而言）。看到桌上靜靜躺着的信，我的興緻更提到了頂點。懷着滿腔喜歡，堆着滿臉歡笑，我拆開你的信。

看了第一段，我帶笑說：「這個小妮子！」

看了第二段，我掛着剩餘的微笑說：「這個小滑頭，我知道她一定要逃避，不肯說她的心情的！」

看了第三段，我來不及加什麼旁註，趕快讀下去，一口氣讀到完。看完了，沒有放下你的信紙，只是凝凝的站着。突然又搶救似的唸了第二遍，第三遍。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又逐字逐句的看一遍。

窗外，太陽已經把我們這幢房屋的陰影撒到小河邊。小河旁，大道上，有十幾輛空板車一連串的駛過，一片馬蹄聲和車夜鐵鏈的聲音，雜在這靜靜的空氣裏，顯得十分寂寞。它們這樣怱忙是到那裏去？

這樣寂靜——靜得可怕，就像黑夜不知從那裏偷來了光明的外衣。

你那瓶墨水既是在開會時搬桌子碰翻的，你一定「呵」的一聲叫出來。我妒忌那些在你身邊的人，他們不會起什麼感觸的，却能聽到你那一聲吃驚的喊叫！

突然我發現我已經呆站了不知多少時候，手裏拿着你的信，腦裏亂七八糟的轉着各種各樣迅速却悠然得古怪的思想。

明，我怎麼會把責任都推到你身上，我怎麼會，怎麼可能恨你呢？三年前你將我那「命運之花」擲掉時，我也不曾認為是你的罪過，只是感謝你給了我一年那麼快樂的光陰，和悔恨我自己處事的孟浪。而現在，我更只有痛責我的自私：對，我那極端的自私。你每給我一封信都帶給我極度的欣喜，而我却每封信都給你加上苦惱，叫你那等待我信時的希望全成為泡影。明，你對我還是太好，我寫「有人拿他的花送了人可以收回來另送，而我的，你扔了我却再也找不回來，」你不該回答「拾不回你的花是我最大的遺憾，」而應該罵：「活該！」真的，你可以根本不理我。理我，你已經是太好了！

當然，如果一件事情帶給你的痛苦多於它給你的愉快，你應該放手不管，你的處置十分對。我只好啞口無言，呆瞪着眼看你翩然離去，接受命運的賜予。是的，終於我認識我的命運了。事實上，自從咱們三年前那次的誤會，我的命運便已經注定在我身上，時時刻刻都像我的影子一般的跟定我，在照亮真理的大神小神休息時，影子才暫時離去，給我一些零星片斷的自慰式的安寧。（那便是咱們恢復通信後我間斷地重見希望的時刻。）——只不過我，像一個嚐過親娘的慈愛而因此不肯承認後母的執拗孩子，一直不肯向命運低頭說一聲「我屈服了」而已。

（容我這檢信人來插一句話。——有時你打電話，電話未通却聽到不相干的兩方面在談一件很有趣的事，你想不想也加入？我現在便是如此想加一個按語。——這些小娘們兒，使人想起小孩子玩皮球：用繩子繫住了皮球，拋出去又拉回來；拉回來便是為了要踢出去，拉得重是為了要踢得遠。這位寫信的先生自己作了皮球還認為對不起孩子的脚！）

「並且，婉，請記住，明是會永遠用友愛來愛你的！」明，這是何等的崇高，我只能俯首無言。我明白了，明，你是愛我的，永遠的愛我，因為是永遠，所以只能清淡。我應該以這個為滿足，把這個當作我畢生所收得最實貴的禮物，我將要用它來陪我過我的流浪生涯，我將要懷抱着它到墳墓裏去。明，眞的，我說不盡我的感激。

咱們現在的見面會使你痛苦，那麽，咱們當然不見。我常常勸人家，「放開一點算了，何必呢？人生不過幾十年，到頭來還不是那麽一回事？」為什麽我自己反不能放開一點？當然能！

可是咱們也許會永久音訊不斷的，如你所說。也許，當你六十歲生日的時候，我湊巧在附近的城市裏，那麽你一定會特地為我製一張奶黃色的請帖。於是，提起我那隻破舊的皮箱（我將仍舊用那隻你為我整理過一次的皮箱），踏上火車。我會從車窗裏伸出頭去急切地張望那個早已記熟了的地名。車廂裏的人看到這樣一個老頭子學小孩把頭伸到窗外，任憑灰白的頭髮在風裏狂飄，一定以為是個從沒見過火車的鄉巴佬。

車在站上停了，即刻就充滿各種聲音；最高的自然是小販叫賣聲，但是較廣泛的却是離別的叮嚀和重逢的歡呼。我自然不用期待你來接我，何况我還根本沒有通知你。

這幾十年來早嘗盡了這種滋味——在月台上，在旅店內，在戲院裏，在公園中，永遠是孤孤單單一個人，無所適從的夾雜在喜悅喧鬧的人間：看人家握手或是交換微笑，聽人家嘻笑或是呼喚名字，我永只是一個人，輕輕的走進人羣，默默的離開人羣。因為已經習慣，當然我也不會在這車站上感到如何分外的悵惘，除非我想起咱們第一次離別時你陪我走十多里路的情景。

說是完全平靜，怕是失眞。我一定有一點小小的緊張。出了車站，我便用我的不三不四口音問起路來。

不久，我便蹣跚到你的門前。先仔細又慌張的看了門牌，然後，拍拍身上的灰塵（這自然只是意思意思，因為積久了的灰塵愈拍愈多），膽怯的敲起門來。（現在我就彷彿聽到那銅槌擊銅板的遲疑碰擊。）

門先不開，只是裏面有人拉開門上的一塊小方板。門房用他的三角眼看出來，先把我上下打量一遍，然後陰陰的說：「要什麽？」

「找你們太太，」我理壯氣直的回答了。你道，這種勢利小人最能壯我的膽。

「太太!?」他不信耳朵似的接口，又把我全身打量一番。

「怎麽，不能找嗎？」也許我又要發作牛脾氣預備吵架了。也許，為了氣氣他，我會告訴他「我這舊皮箱裏藏的全是你們太太的信件條子，你們連看一眼都不配的信件條子！」不過，我想我那時候不至於還是戇到那種地步。

「哼……站在這裏等一等，」然後小孔拍的關上了，大有打我嘴巴的意思。於是我倚在你家的大門上，一面略微慌亂的推測着我們見面的情形，一面用竹杖在門前的土上畫。畫的也許仍是咱們兩人在一起常常用無聲的言語討論的那一個字：愛。

門開了一條縫，你的兇惡門房探出一個頭來喚，「進來」。

為了被將要見到你的神祕情緒所征服，我一定什麽也不顧，便順他的意思從那一條門縫裏硬擠了進去。

跟隨着他的脚步，在門內園子裏的青石道上，我激動得眼角潤溼。（你來陪我唸書時咱們常倚着賞玩的那個小小園子不知還存在否，那一片藏在綠蔭中的鮮豔紫羅蘭，想必早已凋謝完了；咱們拿來開玩笑的那棵古怪楊樹，也許已經老得凋空了樹幹。）

門房站定在一位穿淡紫色夾旗袍的少婦面前。「太太，就是這個人。」他說了便站在旁邊，用白眼看我究竟是幹什麽的。

「請問，找我有什麽事？」漂亮的少婦倒退一步後問我，遮掩着她應有的厭惡，露出一點詫異。她一定猜不透我的身份來歷。

毫無問題，我是怔住了，突然從甜又帶酸的回憶境地被帶回現實的使人迷糊的霧中。想到可能是弄錯門戶，我不禁狼狽，老臉上竟泛起紅暈。「我，我……」我格格不吐的回答，「這裏有一張請帖。」不用說，在我摸索着老花眼鏡的當兒，她年青銳利的眼睛早看到了請帖上的字，雖然紙是例外的奶黃色。

「喔，」她忍俊不住的笑了，可是說話即刻帶上了款待的佳音。「原來說了半天您是找我們老太太啊！不錯不錯，今天正是她老人家的生日……可是您也實在來早了一點，瞧，客廳還是亂七八糟呢。」（說實話，明，我心裏難受得什麽似的：懂事一點，早點兒預備套像樣衣服多好。我寧願去路刼犯法，不願在你家人面前丟你的臉。）

她身後的大客廳裏可眞是亂糟糟的，十七八個僕人在搬東搬西的佈置。她領我到一間小書房裏，請我坐下，然後留下一個神祕的微笑出去了。

「呵，她的媳婦，」我想。「怎麽她在信裏沒提起過？……福氣……」

你這一來可叫我夠等的。（也許，明，你會不會是在為我又用雞蛋白洗頭髮？你那黑得晶亮的頭髮，你知道，我最愛用手撫弄。）我無可奈何的站起來，望望壁上的畫，看看架上的書。說不定，在書架上還發見了我用來夾第一封信的那本小說。

正在翻着那本書中枯知黃葉的紙張出神，書房門輕輕的開了。我聽到脚步聲了。一聲，僅

是跨進門來的一聲。但是我卻刻認出那闊別四十二年的腳步聲。

我用微微顫抖的手插回了書，迷迷糊糊想了一想（當然，是那種毫無結果的「想」），然後轉過身——

兩個怔住的人，兩副打止在半途的微笑。

過了半天，你才說，「你來了？」

「來了，」我的答語像回聲。

又是好久的沉默，你才說，「請坐下吧。」

我坐下了，你也坐下，兩人都有一點慌張，有一點不知怎麼辦。然後你說，「怎麼，老朋友見了面一句話也不說？……最近的旅行中又見了什麼可笑的的事情沒有？給我說說好不好？」

我囁嚅了一會，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什麼。搜索了半天，想到一個故事，我講了起來。（天知道我見了什麼鬼，偏偏要講一個酒店裏木匠和他情婦打架的故事。）講到情婦把他的頭按在酒桶裏他直挴腳的地方，我先開始大笑，你也跟着大笑。聽見你的笑聲，我纔轉過頭看着你，盯住你，一方面說着些什麼。

你臉上的縐紋比我少多了，有，也表示着溫柔。臉簡直是豐腴，那像我的枯瘦。你的牙齒也還是一樣潔白閃亮。可是頭髮也已帶上幾根銀的。眼睛，眼睛不像以前那樣黑得深邃，我也無法再拿它當我的小鏡子——也許因爲我坐得太遠，也許因爲我的眼睛花了。

但是我們笑得頂開心。我說完了話，兩人繼續搖擺着灰白色的頭髮大笑。你模糊的看見我的眼眶邊掛下淚珠，於是你說：

「你還是老樣子！」

「你卻變了，」我歎口氣說。「你以前從不哭的。」

「是的，我變了，嫃，」你說。這是四十二年來我第一次聽你親口叫我的名字。我感到無限興奮，彷彿有電流通過我這衰老的身體，像咱們多年前時，我的嘴唇第一次碰到你的嘴唇的光景。「想不到你會邀請我的，」這個老傻瓜又會說熱傻話來，聲音也許是顫抖的。同時我自胸口摸出一樣東西。「這塊石頭你還記得？這就算是我的禮物了。」想來你還記得，咱們一塊兒在河邊檢到的小石，紅色，作心形。

「老朋友，」你接了石子，把它塞在你握着的手絹裏說。「我想見見你。我想一定很好玩的。……我常常想起你……」

這時僕人進來說客人已經到了不少。

我正回味「想起」這兩個字。我倒想起一位老朋友的話：「從沒人喜歡永遠吃酸菜，但是在豐盛的筵席之後，人都喜歡吃一點酸菜爽爽口。」用不到傷感，有的人生成就只是酸菜的料。

也許情形不是如此。也許咱們會很世故地見面。但是我想像不出你老練我世故的樣子。還是這樣好。對的，明，對的，咱們將要做一對比任何人都長久的朋友。我歡迎這種友誼，我願意到你六十歲再來拜訪你。我願意爽你的口，免得油膩使你噁心。我誠心誠意感謝你的溫情。

……………

朋友，看了這封信，你如何？至於我，我是不知道該把我的「同仇敵愾」如何用法了。那個女人一定極可愛，也極可恨。那個男人一定極愚蠢，也極聰明。實在是我有點給攪糊塗了。我想連夜抄出去，把這團紙放在路旁原地點。

廿三年冬　昆明

徵求讀者意見

讀者是否主張：本刊增資時，應劃出一部分股額，由讀者認股加入？設使如此，台端是否願意入股？擬認幾股？（每股五萬元）

（上接三十一頁）敬請賜予披露，并希孟賊杜逆卽速悔自告，退位讓賢，幸勿自貽伊戚，特受法律之制裁，再向社會人士出醜而後去也。

黃建華　鄭國璽　李曉鳳

七月二十三日　開封

污玷「七七」

編者先生：我是堅决反對內戰的，所以我非常痛恨用外國的一億三千萬發軍火來殘殺我們自己的同胞！我還不贊成：『首都各界戡亂救國運動大會』所决定的『請政府規定七月七日爲戡亂救國紀念日』，我們不能讓這可恥的內戰玷污了我們神聖的抗戰建國紀念日。請先生在觀察上爲我呼籲！

李××　七月七日　西安

關于「民主國際」

編輯先生：讀了您推荐的楊光時先生等的「我們對大局的看法和對策」不能無感。楊先生替美國人想出了個新花樣，以所謂：「民主國際」對抗共產國際，他忘了美國的經濟體系生長出來的政策絕不會爲了那好名兒變質的，這大可不必勞楊先生的神。楊先生的卓見以爲那麼一來始足以迅速地與『共產國際』對抗，進而眞正『解除共產主義的威脅』。看樣子是把招牌換一下，頒　總動員令；楊先生性子也太燥一些。

把共產黨、民盟、以及所謂民主份子，看成外國勢力和它們孕育出來的東西，貌似新奇，其實已經爲某些人嚼爛了的話，也不敢贊同。楊先生似乎有意蔑視中國人民的力量。

准此，我明白了有一些人曾巴過司徒雷登搞新革命運動的，不是急官就是如楊先生所說想成爲「有名的民主人物」了！

萬家保　七月廿二日　台北

啓事

本刊今已出滿二卷，照例休刊兩週，三卷一期，定八月三十日出版。惟在休刊期間，業務仍照常進行。

本刊第二卷目錄索引

題目	作者	期數
編輯者言		
三百二十三位讀者意見的分析與解釋	儲安平	十二
艱難・風險・沉着	儲安平	二十四
政治・內政		
樹立信用・力求合作	梁漱溟	一
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	傅孟眞	一
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文摘)	傅孟眞	一
宋子文的失敗(文摘)	傅孟眞	一
中國的政局	儲安平	二
論黨的職業化	吳世昌	二
保障人權(文摘)	北平十三教授	二
國民黨往何處去?	楊人楩	三
時局答客問(文摘)	張奚若	三
唯和平始得統一論	錢端升	四
論台灣的動亂	吳世昌	四
台灣民變眞象鈎沉	李純青	四
關於「中國的政局」(通信)	梁漱溟	四
現代中國政治改革的幾種原則	劉迺誠	五
從美蘇說到國內	吳世昌	六
追述我們努力建立「聯合政府」的用意	張東蓀	六
和平何以會死了(文摘)	張東蓀	六
美國對華與中國自處(文摘)	張東蓀	六
從世界潮流論中國出路	伍啓元	七
論中國的「官僚制度」	張銳	七
論政府改組	劉迺誠	八
對於錢端升先生所擬「聯立之路」的意見	北大政治系學生	八
我們對於當前時局之建議(文摘)	王聚非等	八
論政府的改組	吳世昌	九
中間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文摘)	施復亮	九
五四重新使我感到不安	王芸生	十
寫在五四的前夕	吳世昌	十
沒有安排好的道路	費孝通	十
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	楊人楩	十一
法治實行問題	李浩培	十二
關於自由思想份子(通信)	陳衡哲	十二
大局浮動・學潮如火	儲安平	十三
論公務員的罷工問題	樓邦彥	十三
學生扯起義旗・歷史正在創造	儲安平	十四
論文匯新民聯合三報被封及大公報在這次學潮中所表現的態度	儲安平	十四
中共臨末爲何拒絕和談	梁漱溟	十五
張羣院長的曲解	樓邦彥	十五
社會運動的口號問題	黃炳坤	十五
我們對於學潮的意見(文摘)	金克木等	十五
論和平問題	吳世昌	十六
瘋狂了的中國	周綬章	十六
新聞自由的低潮	葛思恩	十六
美國對華政策的一種看法(文摘)	費孝通	十六
學潮平息以後的認識	鍾伯平	十七
讀孫科談話	儲安平	十八
縱看中國	N. Peffer	十八
北塔山事件・新蒙邊界・新疆問題	周東郊	十九
從北塔山事件說起	吳世昌	十九
從天下國到地緣國家	何永佶	十九
從印度分治說到中國前途	何永佶	二十
爲中國問題忠告美國	張東蓀	二十
我們對於大局的看法和對策	楊光時等	二十一
中國向那一條路走	陳旭麓	二十一
政府應對紐約下午報的攻擊採取步驟表明態度	儲安平	二十二
論「民主國際」	吳世昌	二十二
我們對於時局的幾點認識	嚴仁賡	二十三
魏德邁來華使命	Leo Rissin	二十三
試論美國的「中韓調查團」及我國的反應	吳世昌	二十四
國共問題何以不能和平解決的追索	陳彥	二十四
國際・外交		
世界大勢與中國地位	錢端升	三
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	吳元黎	三
動盪的國際現狀與美國最近的外交傾向(紐約通信)	楊剛	六
法國走上重建的路(巴黎通信)	本刊特約駐歐記者	七
美蘇間的恐懼	蔡維藩	八
美國外交政策的蛻變(華盛頓通信)	本刊特約駐美記者	九
我們對於美蘇關係的態度(文摘)	傅雷	十
德國問題與歐洲和平(巴黎通信)	錢能欣	十三
從經濟立場看美蘇關係	鄭林莊	十四
好漢不吃眼前虧的捷克	何永佶	二十二
從杜魯門主義到馬歇爾方案(紐約通信)	楊剛	二十二

琉球應歸還中國	萬光	二十四
烽火四起的「法蘭西聯合」（歐洲通信）	本刊特約駐歐記者	二十四

經濟・財政

從政治・經濟・法理分析金潮之因果與處理	儲貫三	一
從黃金風潮論經濟對策	莊智煥	一
有黃金美鈔的不要賣出來（文摘）	馬寅初	二
經濟正義與社會安全	鄭林莊	三
物價往那裏去？	笪移今	五
現代經濟思想的趨勢	吳元黎	九
英國工黨政府對於民營事業的管理辦法	The World Report	九
生鐵焦煤・不可運日	王遵明	十五
中國當前的經濟亂患應由既得利益階級負責	楊西孟	十七
論亞洲與遠東的經濟重建	東炎德	十八
評方顯庭先生的經濟觀點	笪移今	二十
論中國的土地改革	施若霖	二十一
鋼鐵在蘇聯	王遵明	二十三

思想・學術

中國文化特徵之研究	梁漱溟	五至七
人文科學必須東山再起	潘光旦	八・九
關于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新憲典	魏登臨	十
從中國人的家說起	梁漱溟	十一・十二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文摘）	吳世昌	十八
中國歷史的悲劇	賀昌羣	廿三・廿四

文化・教育

教師與進步	錢端升	一
論教育政策	蕭公權	二
「主敬」是迂腐嗎？	陳衡哲	三
民主國中的嘉木與蕪草	陳衡哲	五
談「孔家店」	周綬章	十
平衡生活的一個方案	陳衡哲	十
留美學界的幾個問題	任鴻雋	十一
美國在旅程的盡頭	費孝通	十一
以教育救中國	傅統先	十二
與梁漱溟先生論「國士太大」及其利弊	沙學浚	十三
在記錄與起碼之間流動着	費孝通	十三
追念顧臨先生	任鴻雋	十四
有條件的父母之愛	費孝通	十五
與潘光旦先生論文化書	倪正和	十六
不令人服輸的成功	費孝通	十六
世界各國教育普及之比較觀	陳友松	十七
猜不透上帝的意志	費孝通	十七
從心理學觀點解釋中國悲慘的現狀	高覺敷	十八
教育莫忘軍育・讀書莫忘救國	樊弘	二十
為本屆大學畢業生進一言	任鴻雋	二十
變一點，孩子！	費孝通	二十
期待東方的「文藝復興」	馮大麟	二十一
道德上有個毒刺	費孝通	二十一
貧了氣出的門	費孝通	二十一
試論「猜不透上帝的意志」就教於費孝通先生	劉英臣	二十三
所謂反帝親蘇	傅雷	二十四

科學

雞蛋孵立的故事	戴文賽	二
我們的太陽	戴文賽	四
習尚與價值判斷的標準	張述祖	十二
美國西部之世界爺與萬縣之水杉	胡先驌	十四
光度常常變化的星	戴文賽	十五
隕星與流星	戴文賽	十九
自由的心理	張述祖	二十三

週末閑欄

西化問題的側面觀	季羨林	一
婦女・女權	雷海宗	二
英文的中國化	蔡壬侯	四
我對大公報的看法	張嘯虎	五
人類的世界觀念	史立常	六
哲學精神的價值	咸晟	七
施用鴉藥前後的心理與感覺	儲安平	九
厭摩吸入症	蔡壬侯	十一
獄中生活簡記	張東蓀	十三至十七
我們為什麼像人	蔡壬侯	十八
誰說中國人沒有自由？	鄧嗣禹	十九
論風度	張嘯虎	二十
言論自由的自律	吳世昌	廿一
新疆觀感錄	丁芸	廿二・廿三
養士教育的窮途	陳孝禪	二十四

文藝

說「回家」	錢鍾書	一
聖誕夜	李嘉白	二
約會	李嘉白	三
冬天裏的夏天	李嘉白	四
鄰人	季羨林	五
海濱	李嘉白	六
誤會	李嘉白	七
一曲難忘	李嘉白	八
滇謠小記	李廣田	九
隨緣大小同家	楊絳譯	十
四月天，沉醉的大地	阿爾敏沙林	十一

樊籠　李蕤白　十一
墓　李蕤白　十二
談諾言　袁昌英　十三
復活　李蕤白　十七
歸來　李蕤白　十八
愛與死　李蕤白　十九
論悲劇的人生觀　陳瘦行　二十
談伍光建先生的翻譯　戴鎦齡　二十一
譯詩五首　W. B. Yeats 等　二十三
一個冬天的黃昏　金　隄　二十四

人物

記陳達教授　全慰天　八

觀察通信

南京　宋子文下台前夕的南京　二
國民黨三中全會鳥瞰　四
國民黨三中全會記　六
新局面前夕的派系鬥爭及人事佈置　八
千週萬轉中新政府揭幕前後的透視　九
新官上任第一週　十一
首都各大學紀念五四記　十二
選・打・吃——張羣內閣登台後的三件事　十三
中大競選旁觀記　十三
鬱躁中的和平運動　十四
南京五二〇慘案的前因後果　十四
參政會和平運動的三個階段　十六
南京的風向：內戰外患化　十九
長春　零下三十度的人心　一
松花江畔的陰陽界　二十二
藏都　西藏的民變・兵變　一
鄧錫侯眞除後四川省政的新局面　十五

鄭州　天災人禍鎖城頭　二十二
極目中原　十五
台灣　隨時可以發生暴動的台灣　二
台灣事件的分析　五
台灣暴動紀實　五
昆明　在聞一多的衣冠塚前　二十三
新五四運動的前夕　三
北平　符定一致何思源書　三
北平護權運動的側面觀　五
五四前夕胡適專訪記　十
塘沽新港中國記者受辱記　十一
五四紀念在北大　十二
從美軍下旗到張令吾被釋　十三
北平學生反內戰反饑餓　十四
清華園：讓血化爲更堅强的力量　十四
「六一」在民主廣場　十六
在北塔山的高峯上　十八
「學潮」平息了嗎？　二十
紀念聞一多在清華園　二十三
一樣爭民主・多樣的方式　二十四
迪化　惡化中的新疆局勢　三
到處是明礁的新疆　四
記迪化的「二二五」事件　六
從迪化暴動看新疆前途　九

本刊第二卷作者索引

作者	題目	期數
丁　芸	新疆觀感錄	廿二・廿三
王芸生	五四重新使我感到不安	十
王遵明	生鐵焦煤・不可進日	十五

北疆戰局的背景及展望　十七
在陰謀與魔術導演下看新疆的前途　十七
麥斯武德長新後的新疆局面　十七
北塔山事件發生後的迪化政情　二十一
新疆危機的明朗化　二十二
承德　熱河・東北與西北之間的走廊　七
瀋陽　乍暖還寒時候　七
春風中的風波　十五
東北教育的潰爛症　十八
從四平之戰看東北前途　二十
四平解圍之日專機視察報告　二十一
東北到處有啼痕　二十三
長沙　僞長沙市長唐令歐脫逃記　七
湘江攔不住　十五
湖南省參議會旁聽記　二十一
天津　記天津車站丟盡國家體面的一幕　八
兩年前的老樣子又回來了　十六
北方學運的源源本本　十七
記天津前後九天的新聞檢查　十八
今日的開灤煤礦　二十四
西寧　記修築中的青新公路　十
晉南　只有一條命　十九
廣州　從粵漢路慘案看中國的公共事業　二十四

作者	題目	期數
	鋼鐵在蘇聯	二十三
王絜非等	我們對于前當時局之建議（文摘）	八
北大政治系學生	對于錢端升先生所擬「聯立之路」的意見	八

北平十三教授	保障人權（文摘）	二
史立常	人類的世界觀念	六
伍啓元	從世界潮流論中國出路	七
全慰天	記陳達教授	八
吳元黎	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	三
	現代經濟思潮的趨勢	九
何永佶	從天下國到地緣國家	十九
	從印度分治說到中國前途	二十
	好漢不吃眼前虧的捷克	二十二
吳世昌	論黨的職業化	二
	論台灣的動亂	四
	從美蘇說到國內	六
	論政府的改組	九
	寫在五四的前夕	二
	論和平問題	十六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文摘）	十八
	從北塔山事件說起	十九
	言論自由的自律	二十一
	論『民主國際』	二十二
	試論美國的「中韓調查團」及我國的反應	二十四
李浩培	法治實行問題	十二
李純青	台灣民變眞象鉤沉	四
李廣田	濵謠小記	九
李嘉白	聖誕夜	二
	約會	三
	冬天裏的夏天	四
	海濱	六
	讌會	七
	一曲難忘	八
	笑龍	十一
	墓	十二
	復活	十七
	歸來	十八
	愛與死	十九
沙學浚	與梁漱溟先生論「國士太太」及其利弊	十三
任鴻雋	留美學界的幾個問題	十一
	追念顧臨先生	十四
	爲本屆大學畢業生進一言	二十
金　隄	一個冬天的黃昏	二十四
金克木等	我們對于學潮的意見「文摘）	十五
周東郊	北塔山事件·新蒙邊界·新疆問題	十九
季羨林	西化問題的側面觀	一
	鄰人	五
周綬章	談「孔家店」	十
	瘋狂了的中國	十六
阿爾敏沙林	四月天·沉靜的大地	十一
胡先驌	美國西部之世界爺與萬縣之水杉	十四
施若霖	論中國的土地改革	二十一
施復亮	中間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文摘）	九
馬寅初	有黃金美鈔的不要賣出來（文摘）	二
倪正和	與潘光旦先生論文化書	十六
袁昌英	讀謠言	十三
夏炎德	論亞洲與遠東的經濟重建	十八
張　銳	論中國的「官僚制度」	七
張述祖	習俗與價值判斷的標準	十二
	自由的心理	二十二
張東蓀	追述我們努力建立「聯合政府」的用意	六
	和平何以會死了（文摘）	六
	美國對華與中國自處（文摘）	六
	獄中生活簡記	十三至十七
	爲中國問題忠告美國	二十
葉雯若	時局答客問（文摘）	三
張嘯虎	我對大公報的看法	五
	論風度	二十
陳　彥	國共問題何以不能和平解決的探索	二十四
陳友松	世界各國教育普及之比較觀	十七
陳旭麓	中國向那一條路走	二十一
陳孝禪	養士教育的窮途	二十四
	「主敬」是迂拙嗎？	三
陳衡哲	民主園中的嘉木與惡草	五
	平衡生活的一個方案	十
陳瘦竹	關于自由思想份子（通信）	十二
	論悲劇的人生觀	二十
馮大麟	期待東方的「文藝復興」	二十一
宣移今	物價往那裏去？	五
	評方顯廷先生的經濟觀點	二十
莊智煥	從黃金風潮論經濟對策	一
梁漱溟	樹立信用·力求合作	一
	關于「中國的政局」（通信）	四
	中國文化特徵之研究	五至七
	從中國的家說起	十一·十二
	中共臨末爲何拒絕和談	十五
高覺敷	從心理學觀點能釋中國悲慘的現狀	十八
傅　雷	我們對於美蘇關係的態度（文摘）	十
	所謂反帝親蘇	二十四
傅孟眞	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	一
	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文摘）	一
	宋子文的失敗（文摘）	一
傅統先	以教育救中國	十二
費孝通	沒有安排好的道路	十
	美國在旅程的盡頭	十一
	在記錄與起碼之間流動着	十三
	有條件的父母之愛	十五

	不令人服輸的成功	十六
	美國對華政策的一種看法（文摘）	十六
	猜不透上帝的意志	十七
	聽一點，孩子！	二十
	道德上有個審判	二十一
	頁了氣的出門	二十二
賀昌羣	中國歷史的悲劇	二十三・二十四
黃炳坤	社會運動的口號問題	十五
萬光	琉球應歸還中國	二十四
譚溥宗	女婦・女權	二
楊剛	動盪的國際現狀與美國最近的外交傾向（紐約通信）	六
	從杜魯門主義到馬歇爾方案（紐約通信）	二十二
楊絳	隨鐵大少同家	十
楊八棣	國民黨往何處去？	三
	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	十一
楊光時等	我們對於大局的看法和對策	二十一
楊西孟	中國當前的經濟禍患應由既得利益階級負責	十七
陳慶	哲學精神的價值	七
葛思恩	新聞自由的低潮	十六
樊弘	教育莫忘軍育・讀書莫忘救國	二十
蔡壬侯	英文的中國化	四
	厭塵吸入症	十一
	我們爲什麼像人	十八
蔡維藩	美蘇間的恐懼	八
潘光旦	人文科學必須東山再起	八・九
劉英臣	試論「猜不透上帝的意志」就教於費孝通先生	二十三
劉迺誠	現代中國政治改革的幾種原則	五
	論政府改組	八
鄒林莊	經濟正義與社會安全	三

	從經濟立場看美蘇關係	十四
鄧嗣禹	誰說中國人沒有自由？	十九
	從粵漢路慘案看中國的公共事業	二十四
樓邦彥	論公務員的罷工問題	十三
	駁翁院長的曲解	十五
錢能欣	德國問題與歐洲和平（巴黎通信）	十三
錢端升	教師與進步	一
	世界大勢與中國地位	三
	唯和平始得統一論	四
錢鍾書	說「同家」	一
戴文賽	雞蛋直立的故事	二
	我們的太陽	四
	光度常常變化的星	十五
	隕星與流星	十九
戴鎦齡	論伍光建先生的翻譯	二十一
儲安平	中國的政局	二
	施用閩藥前後的心理與感覺	九
	三百二十三位讀者意見的分析與解釋	十二
	大局浮動・學潮如火	十三
	學生扯起義旗・歷史正在創造	十四
	論文匯新民聯合三報被封及大公報在這次學潮中所表現的態度	十四
	讀孫科談話	十八
	政府應對紐約下午報的攻擊採取步驟表明態度	二十二
	艱難・風險・沉着	二十四
鍾伯平	學潮平息以後的認識	十七
簡貫三	從政治・經濟・法理分析金潮之因果與處理	一
蕭公權	論教育政策	二
魏登臨	關于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新憲典	十
嚴仁賓	我們對於時局的幾點認識	二十三
Leo Rissin	魏德邁來華使命	二十三
N. Peffer	細看中國	十八
The World Report	英國工業政府對于民營事業的管理辦法	九
W. B. Yeats 等	譯詩五首	二十三

（上接二十八頁）和英國人以其沉默的努力從事於在林西及唐山兩個礦場上裝置英國新運到的三千馬力捲揚機，以便恢復戰前的最大產量。

當此城市與鄉村對立，政治與人民爲敵，焦土備戰，嘆息載途。英國似乎看透了這內戰是一個長局面。他們把戰前訂購的兩部在途中沉到澳洲海濱的三千馬力捲揚機，都由原來的公司派技師押着運來了。當我在礦場參觀時，幾位面孔冷冷的英籍工程師正在一九四〇年就已買好的房子裏裝設基座，他們雖一聲不響，他們可能是在打這樣的算盤。

「你們中國混亂下去，永遠對開灤是負債的，開灤下面還有五十年的儲量，開灤還是我們的。」

七十年來，在外人手中完成的機器設施淡上淡下，閒以蒸氣的吐吞置聲，似在對戰亂已感週期循環的中國，作傲然的合聲。（七月七日）

本刊合訂本

第一卷上册

第一卷下册（已售罄・待重版）

第二卷上册

第二卷下册（發售預約・九月十日截止）

九月十日以前每册售三萬五千元

九月十日以後每册售四萬元

郵費：掛號每册加一千元　航掛每册加八千元

（外埠郵戳爲憑）

科學大眾化學術中國化的又一巨著問世

本書上起殷周之際，下逮科玄論戰，計分四大卷，共一百二十萬言，爲一部最詳盡最完整的中國思想通史。所謂通者，並不是細大不捐，通通包羅在內的意思；而是依據社會史的發展，尋求各派思想的社會根源，沿溯思想的源流，揭發它們的內在聯繫，務使條分流別，脈絡貫通而已。第一卷由殷周到戰國，爲古代思想編，其特點在敍述諸子思想的源流學派。第二卷，由秦漢到五代，爲中古思想編的上部，其特點在敍述儒玄思想的分流與中印思想的接觸和爭鬥。第三卷，由兩宋到鴉片戰爭，爲中古思想編的下部，其特點在於指出儒道釋三種思想的合流，與所謂道學的發展，並初期啓蒙之反道學思想的意義。第四卷，由太平天國到科玄論戰，爲近代思想編，其特點在於說明在社會變革的前夜新舊思想怎樣演變而到達科玄的論戰，及科玄論戰對於迎接新思潮的意義和準備。

本書寫作更有兩大特點：其一，以社會史爲思想史的基礎，理解古人用語一依其歷史的實在所指爲尺度，在歷史的發展規律中評斷其社會的意義與邏輯的正誤，并在社會的物質生產方法的合法則性運動中，追求思想遞變的動力，及其前後承藉的脈，學派分合的根據。其二，以宇宙觀與方法論的合一爲依據，對於各派思想所藉以判斷是非，辨別同異的知識論與邏輯學，均分別加以論述。

本書嚴守科學規範，完全從思想自身的發展中發現歷史規律的具體相貌，它客觀的實證出：思想的高潮每與社會的變革血肉相結。例如：第一個高潮，發生於殷末周初之際；第二個高潮，發生於春秋戰國之際；第三個高潮，發生於明末清初之際；第四個高潮發生於清末民初之際等等。從這裏又預示着行將發生的第五個思想史上高潮的必然到來。

本書取材標準，以文獻學的成果爲基礎，舉凡典籍的眞僞，章句的訓詁，無論對於清儒及近人業績，皆本諸不立異亦不苟同的謹嚴態度，愼予取舍，其取自前人者皆不掠美，其出於創獲者亦當之不疑，要以眞理追求爲旨皈。

中國學術研究所編

中國思想通史

杜守素 侯外廬 紀玄冰 執筆

第一卷 古代思想編 不日出版

本書由歷史與哲學專家杜守素、侯外廬、紀玄冰三位先生集體創著，各獻所學以成完璧。在寫作中一面分別執筆，一面互相討論；稿成以後，又復會商剪裁，幾經訂正，并推定侯先生，統校全書，務使文體與用語盡歸一致。故雖三家撰述，仍無歧異隔閡之處，而其內容的周詳，持論的堅實，則遠非個人著作所能企及。間有專門研究所得，可資參考而又不便編入書中者，則將輯成附論，續刊於全書完成之後。

本書爲專門研究性的著作，與教程講話的啓蒙讀物不能同科。對於私人研究，大學講授，及撰著等方面，殊爲必備的參考用書。其每卷起訖，各有總論，首尾完整，可分可合，茲爲便利讀者，特採分卷出版辦法，全書四卷陸續於本年中問世。第一卷古代思想編，凡四十餘萬言，廿五開本精印，準八月十五日出書，定價國幣六萬元。

剪下此方購買
中國思想通史
八折優待

新知

上海新知書店發行

(○)四川北路八號　電話　四四九四六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五五二號